GR
335
H78
v.11

新刻六壬汪舜儀評訂神仙鑑二集卷之十

汪夏明陽宣史徐衜述
汝南清眞覺姑李理贊

林屋扶樓秘本

LIBRARY OCT 9 1970

## ○呂元放道師予訓 ○○徐太極相識伊周

妙典奉戒受絕人九嶷山無爲觀旁玄默枯靜累有魔頭來試堅固不撓遁上復採九節菖蒲服之不飢日誦黃庭味其妙義積十餘年有神人來語曰此山大舜所瘞天地之總司九州之宗主無爲觀歲月既久旋皆朽壞今爲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一夕觀忽重修妙典遂遷入居爲所

GR
335
H78
v.11

# 新刻六直汪舜儀評訂神仙鑑二集卷之十

林屋扶樓秘本

汪夏明陽宣史徐衞述
汝南清眞覺姑李理贊

○○古元放道師子訓　○○徐太極相識伊周

妙典奉戒受經入九嶷山無為觀旁玄默棲靜累有魔頭來試堅固不撓道上復授九節菖蒲服之不飢日誦黃庭味其妙義積十餘年有神人來語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總司九州之宗主無為觀歲月既久旋皆朽壞今為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一夕觀忽重修妙典遂遷入居焉所近無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二尺長四尺常自然有水用之

不竭復送大鐵臼一古鏡一大三尺鐘一口形如偃月俱置上仙壇又居十年眞仙下降授以靈藥遂能飛身脉迹所留之物今在觀中仙法石上有飛昇履迹時人爲建一黃庭觀於舊居處蒼梧女道士王妙想自少辟穀服炁聞魯女眞上昇來往觀側朝謁精誠想念丹府歲久感通每至月旦常有雲光景物之異未嘗言之於人如是年餘朔旦遥空有音樂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餘忽復靈香郁烈祥霧盈庭天樂震動林壑光燭壇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爚燿眼不可相視須臾千萬乘騎懸空而下皆乘麒麟鳳凰龍鶴天馬儀衛數千人長皆丈餘持戈戟兵仗幢蓋旌旛有

此言惟於妙想

鶴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羣仙擁從一人羽衣寶冠佩劍舄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曰吾帝舜也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得者且大道在於內不在於外道在爾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眞常善救物而無棄物道之布惠周普物物皆欲成之吾觀地司奏汝居此山三十餘歲存念貞神遵稟玄戒汝亦至矣吾昔遇老君示以道德眞經理國理身度人設教為行化之要修証之本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九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年降觀妙想精研其義妙典亦來指教數載

奚文學

有得將欲修制夫丹爲飛昇之舉九疑衡陽爲舜成道之所故有道州營道縣等名皆建行祠零陵有奚文學者慈心於物守經不邪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玉笙一玉琯一往問麓牀道士曰舜時西王母所獻物也笙爲生育萬品管爲洽和衆音吾子姻緣將至乃先引見魯妙典教與王妙想相和修道遂水火互煉陰陽交投後俱成大道麓牀知山圖爲周義山已與欒先生證位眞人聞漢中李文淵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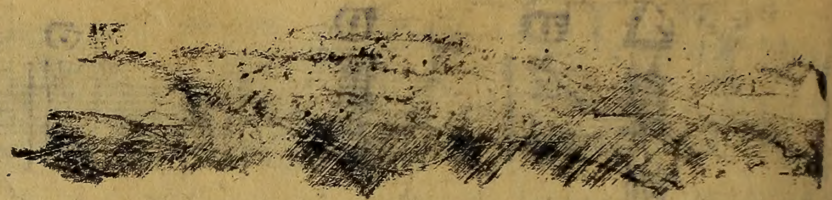
李文淵

在蜀地閑遊接輿同妻居錦屏山上號紫虛上人文淵常親豢之因名何罄得趺岩之與麓牀欲往訪不果近聞師

李阿

長蘇仙公捉在塵世浮沉若不提省惟恐流而不返乃遊

于吉



四方尋察至頴川聞陳寔韓韶之名惟韶尚在謁即其學
僅以平心率物廉介持身麓牀語以神仙事韶曰雖極羨
慕而力未能傳聞北地賓縣一人號上成公者遊行於外
旣久忽歸語曰我已得仙不復居世矣因辭去家人追之
見其舉步漸高直上虛空乃没因思仙道求或得之然必
何必
入山蹈海我輩衰邁不耐跋涉也麓牀聞之疑是仙公隨
別去路遇太極眞人嘗在九疑會過問將何往太極曰從
西空同奉老君命言焦先久在河東今轉入大江可教還
守河湄草廬不使溷迷眞性瑯琊于吉其父祖世有卜術
不殺生命吉精勤修煉蹻於前人遊曲陽流水上得老君

劉圖　蕭綦　石坦　劊子訓

道書百餘卷修之術法益高老君兩降欲度謂其有犯殺戒故令我寄與一百八十大戒并養生化形金刀尸解吾法又有罪福新科還授淮陰善人劉圖事畢復命南空乱也麓牀告以韓韶所言令欲往求其人太極笑曰吾子思矣苟不遇我徒費勞苦上成公者初遊鄭郡蕩陰聞天之山延壽宮有碧霄眞人蕭綦善吹蕭能致鳳鳴意必有道諸山訪之乃即太華中陵王假號遨遊自樂見有人來攖遂冲舉去上成索然而返遇渤海石坦字共孫亦好道結爲友伴遊趙乃諸名山聞齊人劊子訓無窮道術同往師之子訓是子曾會之公孫臣也坦得其分身法上成受其

步虛符今尚隱河內青巖山何得認為蘇君蘇君不失本原在桂陽為瞿姓子號成仙公者是也麗林拜謝其教別何侯南去焦先復自號孝然居河東太陽鄉人累世見之問年壽云止一百七十常煮白石分與人食味如熟芋朝之三召不起蔡邕為作焦徵君贊復東隱長江中一山後名焦山草菴被野火燒露處石上冬夕寢之晏如也遺風雪大至袒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人或鋪席與坐為說酒食先食之不與語若其家無人置薪於門而去連年如此四遠聞其異來求道者二三十人先惡其絮聒終不啟口自作一蝸

傅陵

牛盧淨掃其中太極召西河上諸徒拜送太極渡江會見
于吉交與所寄之物復將至淮陰路經江中顧焦山上一
人伏石而泣太極怪之下問其故其人曰江都傅陵而先
地世無仙靈幸聞先生有道欣然首從精思熟慮七年一
無所得何顏復見鄉黨乎太極雖憫之未知果能堅守乃
與一木鑽使以鑽所伏之盤石厚五尺許謂曰若此石穿
透汝道成矣陵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太極復
來曰立志若斯寧有不得道者乎授以金液還丹度世盤
桓至桂陽仙公果在府君處及通姓氏仙公遂棄家隨之
入山麓林不敢以弟子相待所有道術悉授之仙公頓悟

王逸

王延壽一作引證帶出

樂子長

前因復以醫藥普濟、太極事畢南回。至桂陽瞿家問之其家正爲失兒復見來問怒罵曰吾子被賊道拐去今將緝獲究治太極從容曰侍中王逸之子延壽字文考宜城人總角時入魯賦靈光殿蔡邕一見大奇遂焚己稿延壽嘗感夢作夢賦以自勵弱冠墮水死朝士聞之流涕其父以爲天命。汝子爲有道者引去何故怨詛耶遂暫然隱去至山尋見二人告其緣由、仙公惻然乃折一枝枯木吹氣變形與己身舉止無異教回瞿家侍奉。待親天年容還本相仙公在世濟治數年所活生靈數萬、復東遊至齊有樂子長者性耽道德才高善記述仙公與語投機留養年餘授以太玄

空慈

生符教以五芝爲糧許其全家長壽因索酒暢飲醉墮酒盎撩起已死子長哭而瘞之三日仙公忽出謂曰子家可飲其酒衆視盎中酒色如丹芳烈無比其家爭飲已罄悉引升居潛山天柱未幾仙公辭歸峨眉繳旨適雞足山迦葉尊者西朝天竺眞人經峨嵋太乙欵留席間見仙公心地清涼慈悲爲念因授無生眞訣邀之同往天竺各乘白龍西去過百餘年始回中夏麓林既會仙公遂北尋薊子訓至廬江閭有一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少通五經兼明象緯見漢祚衰頹歎曰官高者[illegible]財多者喪當世榮華不足貪也往投子訓爲師潛心學道子訓知是膠西蓋公

徐隨

再世乃以道術悉與之。曰。與公朋儕耳。勿以先後拘之。白此深明六甲之術。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廚。西入峨嵋天柱山。拜見馬鳴生於石室。哀求得九丹金液經。子訓轉與之。乞法慈。即出經示之。薊左遂為切友。慈嘗訪侍中徐隨門下。停客車六七乘。有客欺曰。徐公不在。慈憫然去。客身忽在楊郴杪車中。旨生荊棘。懼而號呼。衆客入報。隨曰。元放也。令客逐慈叩頭謝罪。衆客還視客車。仍安於地。無復荊棘。遠近聞慈之名。從遊甚衆。慈欲辭不得。乃自毀容易狀。一目忽眇。一足忽跛。就醫者療治。三年不痊。衆人竊議有疾不能自治。未為深有道也。相率漸去。惟遼東殷馗涿郡

徐馗

李定上虞徐太極揣知先生意久久不去慈乃教三人爲三才之學熗觀天文定察地理太極觀人相學成遊行天下太極見麓林疾行日中無影趨前連稱仙長麓林問其相法從來曰吾師左元放所傳道士僻去土符贈之遂同入冶父山訪慈慈接見與語聞欲會子訓慈曰薊公昨已入洛道長可暫留於此回時得相見也麓林遂居冶父俟之子訓初寓於洛鄉里惟行信讓三十餘年人莫知其有道舉孝廉除郎中從軍北征除駙馬都尉桓帝時黨人議起棄官歸齊故里嘗抱鄰家兒遊戲見當大亡誤失手墜地兒即死鄰家素敬子訓不敢悲慼埋之二十餘日子訓

問思兒否。隣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思何女也。子訓出
外抱兒還之。其家不信。欲視前所埋者。乃一泥兒長六七
寸。兒後得成器。凡老人鬢髮斑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
食。信宿皆變為黑。始知有神異之術。京師貴人莫不企慕
欲見無緣致之。一少年與子訓隣居。為太學生。諸貴人作
計呼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能召得子訓來。使汝可
不勞而獲。生許諾。便歸事子訓。與之灑掃。供侍左右數百
日。子訓曰。卿非學道。何為如此。生尚欲諱。子訓曰。汝何不
以實對。吾已具知卿意。豈惜一行之勞。而使不獲榮位乎。
吾其日當往。生喜甚。辭至京。與貴人具言。至期。子訓未發

生之父母來語之子訓曰汝恐吾忘耶食後即發也去京二千里半日即至生急拜迎子訓問曰誰欲見我生曰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既至當自來也子訓曰欲見者令絕賓客明日當各詣之生如言回告公卿以下候之者各自謝客灑掃子訓果來自持斗酒片脯曰遠來無有所敬聊示微意與座上諸人飲噉終日不匱凡二十三家都有一子訓諸朝士以為先到己處明旦至朝問何時到宅所見皆同時其服飾顏貌無二惟語言隨主人意答京師大驚異諸貴並請談道子訓頃謂生曰謂吾重瞳八采及見無他奇異吾可去矣諸貴冠蓋塞路而來生言適去東陌

上乘騾者是也，皆走馬追之不及。保舉生為郎，子訓歸治父塋。左慈因見麓狀言及前情，川遨往會稽賣藥，去三十年復回，故上有百歲翁見之，顏色如故。後入西河行道。左元放初與陽城郄元節、許昌孔元方為友，時謂三元，交俱東方，經當世之事，專修道術。元節年已三百，雖得龜息延壽蒸丹小鉬，貨無所曉。元放傳以金丹大旨，元節盡心承受，遂得真道。元方學凡公之法，年一百七十餘，容如四十餘歲，性極仁慈，惡衣蔬食，常服松脂茯苓，飲酒不過一升，有妻子，不蓄餘財，頗種五穀。禺失火，隣人並來撲救，衣糧牀几併出屋下，元方箕踞讙咲，視燒不救。其妻促使助取諸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鑿

馮遇

水邊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獨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窟前有一栢樹道後生滿荊蓁窟室委曲隱蔽於草間弟子欲詣其中皆莫能識東方有好道少年馮遇來候尋窟便見入而拜請元方曰汝得見我似可教也與素書二卷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使八十年有可授者即頓授二人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三十年暫還時人尚有識之者時左郗同往華山訪之鄒顧留共處慈自隱峨嵋靜鍊神丹三十年復出現世徐太極得去土符後道術愈高雲游至荊

諸葛玄　諸葛豐　諸葛珪　諸葛瑾　諸葛亮　諸葛均　章夫人　朱皓　袁紹　諸葛誕

州有寄宦覆姓諸葛出三子令相太極鷩指其一曰神仙中人也惜乎生此濁世不能飛騰天上官人曰各求加一品題太極曰實非世間物爲人中龍也指年長者曰材亦王佐世之虎也顧幼者曰嗟嗟貌雖可嘉但恐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官人欲加呵叱太極大笑而去官人名玄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其兄珪字子貢曾爲泰山郡丞生三子長瑾次亮次均珪與妻章氏相繼卒三子俱叔玄撫養玄爲袁紹所署豫章太守未幾朝廷以朱皓代之玄與劉表有舊挈家往依生子誕小於瑾亮均在襁褓瑾年十三亮年八歲麒麟家珍龍虎國器

自會上至此總屬過脈而文義宛轉如穿九曲明珠豈非仙筆、

前節鬼谷之不忘於蘇張龎三子此節龐沭之不忘於蘇仙公、所謂連絡搭救益見仙家恩義之重、所以深警於世也、

左元放夙根深植故其得師視初入道者甚易而其後所證亦高凡世根器淺薄者當急思培植

太極識孔明爲神仙中眞有法眼但漢室崩頹而卧龍生方數齡、吾於此爲漢祚一怠、

| 何進 | 何后 | 少帝 | 蹇碩 | 張讓 | 袁術 | 獻帝 | 荀爽 |
|---|---|---|---|---|---|---|---|

○欒子仲德消火厄　○孫伯符暴動殺機

時己巳六年也。去歲大將軍何進皇后兄聞鄭玄名辟之州郡。玄省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以幅巾見留一宿逃去。帝信佛。是年始立祠於宮中以奉之。四月帝崩十四歲在位二十一年。太子辨即位少帝。黃門蹇碩欲誅何進而立陳留王協靈帝少子。袁紹勸進悉誅宦官。計召四方猛將。董卓統軍二十萬聞召即來。常侍等事急。詐以太后旨召進斬之。紹與弟術勒兵捕宦官皆殺之。董卓引大軍至。脅太后廢帝立協為帝是為獻帝。卓自為相國收攬人心。徵處士荀爽陳紀申屠蟠蔡邕等。獨蟠累召不應。或勸之行。但笑而不答。

陳紀　初平　唐妃　張芝　呂布　規妻

竟自悠遊林下。後爽紀被其曾制邑爲其殺身惟幡無與人服其高見庚午歲改元

初平正月。卓殺何后少帝。唐妃卓初慕酒泉張奐遺縑百匹。卻而不受。奐子芝字伯英。母孕時夢帶夫印綬登樓。占者曰當生子復此郡。終此樓。後果亦爲武威太守。晚年居一樓學書。終其身。遊嵩山得蝌蚪古書于巖下。遂工草篆。世謂儒宗草聖。卓累辟不就。人稱張有道。時曹操刺卓不得。間行東歸。發矯詔馳報關東州郡。衆推袁紹爲盟主。卓同呂布等取虎牢關。布兵敗。卓懼。燒雒陽宮廟。發諸陵。取珍寶數千車。刼帝西遷。以皇甫嵩爲城門校尉。嵩從叔規之妻。義偶文。工草篆。卒見已卓。令刼至。夫人罵曰。君羌胡種。毒害天下。猶才足耶。皇甫氏

皇甫隆
孫策
公孫度
管寧
邴原
王烈

世為漢臣君其走卒敢行非禮卓怒懸其頭於庭鞭朴交下夫人顧杖者曰速斃為幸未幾氣絕教棄屍於野其子隆夜取母屍歛父墓合葬(得禮)畢逃隴西避難辛未二年孫堅先入汜水關修閉諸帝陵寢夜見殿南五色光起令卒下井得玉璽一(篆文八字五龍交紐)一角小缺以金鑲之知是御璽託疾回長沙為劉表射死子策奔江東操見紹等無能為自引兵投揚州去公孫瓚而北平紹占冀州奄有河北襄平公孫度自稱遼東侯平州牧北海管寧邴原太原王烈皆往依焉初董卓慕寧賢名徵寧不就將家屬黑夜潛行衆見有火燼前導以為神光引助家貧甚值久雪曰恐凍斷二足烏脚寧何足憂

王允
貂蟬
興平
陶謙
糜竺

哉其坦率如此壬申三年卓自為太師號尚父時有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有道士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歌曰布乎布乎卓不悟司徒王允密謀誅卓慮布之勇以歌姬貂蟬作連環計兩許董呂遂使布殺卓卓將攻入長安報讎遂殺允癸酉四年黃巾餘黨寇青兗曹操領兗州刺史賊黨悉降甲戌改元興平操南攻徐州牧陶謙劉備救却之謙疾篤謂糜竺曰非備不能安謙卒竺率州人近備領徐州牧竺字子仲東海朐縣人居淮安家世富豪莊立童僕萬餘人嘗往雒陽買賣回路有美婦求載竺步行讓於婦婦拜請同坐竺上車目不邪視行及數里婦辭去曰

火德星君　甘夫人　糜夫人　糜芳　吳夫人　孫權　孫翊

我天使也奉帝勅行火災於人間汝家亦當被燒感君見待以禮故私告耳竺曰娘子何神答曰我南方火德星君化身竺拜而祈之婦曰天命不可回但速搬出竺奔歸如教空屋以待傍晚忽火起盡燒其屋竺將家財悉散于貧口人謙聞其義請為別駕從事及備代為牧已娶甘夫人竺以妹嫁為次妻弟芳亦令善事初孫堅妻吳氏生策權翊匡四子夢日月入懷而生策權（策月權日）策性濶達聽受聞舒人周瑜英達夙成便推分結好年十七波江居江都有橋公者善知人二女俱國色（橋公之目與呂文之識劉季樊噲同明）公以長女配策次女配瑜時袁術據壽春策以玉璽為質借兵渡治取吳

孫匡｜周瑜｜橋公｜大喬｜小喬｜周泰｜董習｜虞翻｜華陀

郡襲會稽人稱小覇王令權同周泰守宣城山賊竊發泰被十二創金創發脹命危會稽董習曰某曾與海冦相若身遭數創得郡吏虞翻薦一醫士療半月而愈策即請翻為功曹令求醫者翻引進乃譙郡華陀（化）字元少得勵陽公秘傳刀鋸剖割治病策延坐問其年曰纔百歲皆以我為仙（即仙道）𥿄精岐黃術耳若疾在腸胃者飲以藥酒剖腹滌洗去其積滯傳神膏合之立愈其他外症尤為易治策攜至宣城視之曰無妨一月可愈至期果平復策以金帛相酬盡散於弟子之貧者策出巡見一道人長八尺蒼髯桃面披鶴氅扶藜杖立於當道策問之稽首曰貧道于吉順帝朝

會入山採藥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書見百餘卷
皆寺[illegible]一[illegible]之道又有治人疾病方術名曰禁咒科惟務濟人
往來吳會策招為賓客獨居一室每夜靜坐日則普施符
水無不立效時呼于神仙更善風角之占策欲討曹操使
占之吉曰不必攢怨操將謀好也未幾操使至求結婚姻
於是將士益加崇仰且先拜吉後見策策知之數欲收吉
左右勸止時長沙一桓姓婦人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
發之巳生陽道衆怪之以問吉吉曰其後復有由外戚而
起為帝王者丁丑歲操令策取荆州封爵吳侯呂布自出
武關來徐州投備未幾自襲為徐州牧備還屯小沛關張

楊奉　董承　建安　荀彧　荀攸　郭嘉

懷忿備曰屈身安分以待天時興平丙子七月楊奉董承
迎駕歸雒陽改元建安曹操在許潁上荀彧淑孫勸以首倡
義兵以從人望操將兵詣雒遷帝都於許自為大將軍以
彧為侍中尚書彧姪攸為軍師郭嘉為祭酒備為布再攻
奔許都操表為豫州牧戊寅冬操約備夾攻布殺之備回
都見帝推宗譜乃帝之叔己卯春帝獵於許田備射中兎
帝射鹿不中操接箭射中鹿背羣呼萬歲操遮帝前當之
關羽提刀欲出備送目乃止帝藏密詔於衣帶中召與董
承承與備同謀備常於園中灌菜席間懼雷失箸操以為
懦袁紹盡并幽燕術歸璽於兄操令備邀擊術術敗憤死

脩請保徐州操怒脩請鄭玄作書與紹紹與玄和玄名重當世惟與禰衡善衡字正平淄川人性惡濁俗高才傲世孔融深愛其才衡始弱冠定為忘年交上疏薦衡操惡其狂召為鼓吏着岑牟單絞之衣奏漁陽三撾音節悲壯聽者感慨操遣招劉表表復使見黃祖會客請作鸚鵡賦援筆立就後以言詞傷祖祖殺於洲傍洲名鸚鵡庚辰春鄭玄卒玄實冉伯牛再世欲行道濟時水精見世道人壞親往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玄寤而歎曰尼父諭我吾命將窮弟子怪問之玄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生命不辰居亂世亦當隱至是遂卒是夏董承等事洩諸家族滅董貴妃

十張遼　聖
赤兔
十顏良
十文醜
十孫乾
十孔秀
十孟坦
十韓福

勸死操將軍下徐州備敗投紹操圍羽使張遼說其降因乞二事允之羽降操同撥一宅令與二嫂同居羽爲兩院夜則秉燭觀書達旦操待以客禮送美女綾錦金銀無算一無所用羽早朝帝見鬚贊曰美髯公也操以呂布赤兔奉之袁紹軍官渡伐操公插擊赴鞭馬斬顏良於萬衆中操表封漢壽亭侯於延津復斬文醜聞汝南黃巾猖獗公願往途遇孫乾知備在紹軍賊去公回許作書辭操請二嫂上車原從隨行操聞封金掛印追而餞送公投雒陽過東嶺關斬守將孔秀孟坦太守韓福射公公斬之保車仗投沂水關下喜素知公勇計伏刀手鎮國寺中適普靜雲

棚衣無點濕解夫繩索衆官羅拜泥中策大怒曰妖人偶值其便蠱惑已深禍之端也掣劍令武士斬之一道青氣投東北去屍暴於市是夜風雨復作及曉不見欲斬守屍軍士見吉於户內走出策取劍欲斫反自倒地自此常見曉夜不寧形容憔瘦取鏡照之見吉立於鏡中策拍碎大叫瘡迸昏絶既醒取印綬付弟權而亡年二十六昔劉琁善識人使吳見孫氏昆仲曰皆祿祚不終惟仲謀碧眼紫髯大貴之表又享高壽權既掌大事周瑜薦臨淮魯肅胸藏韜畧事母至孝僦居曲阿家極富大散財粟濟貧般僧常富其家得授經緯之術瑜往聘至權留同卧肅曰聞老哲秘

張昭

論云承天運代劉氏者必典於東南推步挙勢當其曆數、
權披衣起謝肅薦友諸葛瑾瑾自叔卒嫁弟欲歸瑯琊瑾
送去同南陽適吳時至弟亮遊學經年一歸近在襄陽友
人處招同託以家事入吳權待以上賓瑾勸絕紹順操後
却圖之與張昭同理政事權築鐵甕城為都北曰固山是
秋紹大舉伐操敗同操陳軍河上土人簞食壺漿內有數
父老命坐問其年歲答曰皆近百歲桓帝未有殷遊東宿
此言黃星現楚宋之分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間
其鋒不可當以年計之整應是言操賜以酒食絹帛劉備
攻許昌操同擊備敗投劉表壬午操復北伐紹嘔血死後

十下袁
神
王植
胡班
秦琪
周倉
蔡陽
趙雲
陳震
許貢

遊至此以手挈戒刀公會意窺壁後有人喝問喜驚是公追斬廊下回謝靜靜亦他徃公至滎陽太守王植謀於館驛燒公有從事胡班驚曰眞天神也密告其事公出城植來追被斬滑州関隘公斬秦琪渡河聞備轉徃汝南公於路得周倉爲部從張飛在古城怒公背義降曹適操將蔡陽追至公斬之飛始信迎備相會趙雲亦來歸関平護母壽至同在汝南駐札紹欲伐操遣陳震使吳孫策覇有吳越遇許貢家客報讐策身被數鎗召虞翻尋華陀已徃下原救度陀有三徒長安李當之府陵吳普會稽汪翁李吳常隨師行道同作藥錄會在吳命療翁曰箭帶毒百日內

李當之
吳普
汪翁
龍

勿怒激適紹使至於城樓會飲諸將紛紛下樓策怪問之左右曰于神仙過凭欄見部下及城中男女焚香伏道吉趨却之策怒命擒至叱曰狂夫焉敢熒惑吉曰救濟羣生不取毫釐之物策曰衣食從何而得命下獄明日責曰天旱水涸汝不同民之憂安坐作鬼態令斬之呂範曰聞吉能祈風雨令其行法贖罪策允之吉沐浴更衣謂衆將曰吾祈三尺甘雨終不免一死衆曰得雨必當免禍吉曰數至恐難逃也自縛曝日中策令運柴積於市日中無雨活焚之候吏報午時策叱扛上舉火忽黑烟冲上雷霆齊發大雨如注頃刻街市成河吉仰卧大喝即雲收雨止扶下

袁尚
袁譚
卞氏
曹丕
東郭延
袁熙
洛神
甄氏
甄逸
張氏

妻嬌立已子尚郭靳計以讒攻俟畏長子譚爭立敗降操
首取冀州操娶卞氏癸丁卯冬十月生子丕於譙郡先有
青雲如車蓋上覆卞見烏龍臨寢室而生山陽東郭延望
氣而至曰公子非人臣氣也操謝令秘之時隨軍入冀見
一嫗抱女而哭叱問之乃袁熙妻中山無極人後曹植見而慕作洛神賦以比之
上蔡令甄逸女於壬戌十二月其母張夢仙人執玉如意
稱眞人蔡嗑嘆為爾家去年以穀賑給親隣當佑爾攜一
玉女入房教以玉衣覆體遂生女相士劉良見之曰此女
大貴非常人配也紹娶為仲子婦後為丕所納操攻幽州
熙尚奔烏丸求明丙戌秋操引輕騎擊破烏丸熙尚投公孫

劉良 魯九 孫康 封衡 隴西守

康斬其首馳獻封康襄平侯時有人求見操召問之云是安定皇甫隆避董賊難於隴西道士封君達名衡幼得文始眞人秘服黃連五十餘年乘青牛入鳥鼠山採藥又服水銀百餘年還鄉如二十許顏遇病將死者與藥與針即愈時號青牛師隆奉事數十年惟傳螢火丸言得於冠軍將軍劉子南因名武威丸居家佩之辟盜賊諸毒隴西守今隆至單于界虜騎追逐集射皆不能傷始知此丸之妙聞公撫定河北戒軍勿掠足備行軍之用操亟索觀丸如杏仁意輕之隆請一試操令持丸而立四以矢射之近輙墮方信而喜曰得此何慮征伐乎命名冠尊九時刻佩帶

曹彰　曹植　曹熊　蒯越　靈壽光　蒯良　胡田

操後冒矢石而不傷蓋仗此拜隆爲中郎將辭不受操還冀州夜見金光地起今掘之得一銅雀以爲瑞建臺於漳河上操子至彰植熊而鍾愛植留鄴郡造臺自回許屯田兵足南征荊州劉表賛脩馬駿脩送之謀士蒯越曰扶風靈壽光能瞻大象察百物云年七十得朱英九方合服之祛疾轉少莊漢安初已二百二十歲寄江陵胡田家先兄良從遊三載稍得其術善相馬越亦頗曉脩馬眼下有戾嘈類邊生黑點名的盧騎則妨主皐樂雖明王霸不死

美色同車而能持正即此便是入聖根基且勿論其後之得仙而此日已脫大厄矣可知專討便宜者定然勞

虧。

陀得嚮陽之秘自然神妙蓋江東福地故奇人來集

許田之中鹿中兎俱應讖兆而關公動怒其剛正之氣。

直凌霄漢

以孫策之英雄焉不能統一輿圖區區玄德教於何處

駐足所以于吉招之而去非仙家之報怨於孫郎也不

然全刀尸觧之法老君早已付吉是當觧於兵明矣何

御恨於策必欲追之以爲快乎

〇〇謂教主獨傳妙法 〇隱茅廬三顧高賢

時劉表多病聞有却病光喜曰馬遂之如請光來愛我甚矣〇越往請遂〇表接禮甚恭欲求方光曰屏去妻孥遠離塵俗便是延齡妙藥諸事糾纏雖服無効也〇表不悅光出居館舍幕賓伊籍見光語有微旨夜竊謁之光知其有心謂之曰景升氣滯神昏不久於世玄德有治世才當善事之〇吾與武帝時董仲君將北回晉陽也籍領教而退光辭回田家卒胡老殯隴間百餘日有復見於小黃寄書曰荊襄不日大亂子可移隱巫山第七峯胡得書發視之棺中唯雙履在即有命遷去脩屯新野丁亥仲春甘夫人誕一

劉琦
蔡氏
劉琮
蔡瑁
司馬徽

子光夜有白鶴捿縣衙屋上鳴四十五聲望西飛去初夢吞北斗而孕乳名阿斗禪名表欲廢長子琦立後妻蔡之子琮備曾阻之蔡與弟瑁謀就襄陽會害備伊籍密告備潛上的盧出走前阻檀溪縱躍而過牧童熟視曰非破黃巾劉玄德耶吾師常與客論當世英雄故知之備問師何人童曰穎川司馬徽字德操道號水鏡備逸引見莊前下馬聞琴音正美有頃聲止笑而出曰韵起殺伐必有竊聽見備曰此公今日幸免請入草堂敘禮橫琴在几清韻悠然徽曰公聞宇宙而未能立業為無賢才相助耳備曰愚昧不識先生必有其人備求指示徽曰伏龍鳳雛得一可安

單福　曹仁　徐庶　徐母　崔州平　石廣元　孟公威　龐德公

天下俻問誰徽拍笑曰好好具饌留宿天曉趙雲到庄俻謝別路遇穎上單福邀拜為軍師連敗曹仁操堅之前或曰此必吾鄉徐庶字元直至孝若賺其母至令作書招歸操從計行之庶得書始以實告俻曰母傳孝道流涕餞別庶曰襄陽城西隆中有大賢諸葛亮宜枉駕求之出則何慮諸人乎亮資敏捷賦性貞良與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為密友常一處切磨學業皆務於精純亮獨觀其畧殷馗來遊同往學天文馗曰羣星聚穎分諸公足徵其象月餘亮窮其理五人聞襄陽司馬徽識見絶倫以兄禮待之同郡龐德公素有重望徽又兄事之德

公曰德操世之氷鑑也劉表累䃂德公不赴造訪之德公耕隴上妻饁於前表曰先生不肯官何以爲子孫計公曰人皆遺以危我獨遺以安遂携妻子隱鹿門山下後登山採藥不

## 統

返徽嘗詣之見其姪統字士元云曾受業於楚南公出言峻銳徽曰惜乎文采雖具未盡高遠統自號鳳雛徽一見亮即稱曰伏龍謂其一聽風雷變化非常矣竊謂亮曰以君

## 鄧公玖

才當訪明師益加學問汝南靈山鄧公玖熟諳韜畧余嘗過而請教知爲測海盡徃求之引亮至山拜玖爲師居朞年不教奉事惟謹玖知其虔始出三才秘籙兵法陣圖孤虛旺相諸書令揣摩研究自日玖畧審所學皆能致其與

纂註曰、方今天運五龍、非有神方者、不能濟弱於斯時也、亮問五龍之說、鄧公曰秦漢之時、五龍變現、如嬴秦為白、呂秦為黑、項王為蒼、漢高為赤、孝文夢黃龍之瑞、光武膺赤伏之符、故兩漢互尚黃赤、及今漢祚欲終、火土無絕、雖餘焰未熄、復當流之於西、稟金而王、孫堅修漢諸陵、乘土之德、故獅見劍、業於江左、與火土為仇、難者水也、今曹氏已定北方、木繼水而生、其子有青龍之祥、火襲木而王、其後有二火之讖也。亮曰操為國賊、權為竊命、亮當此亂世、則惟退隱躬耕、養志樂道。公曰不然、抱此林器而不極救斯民、非仁者之心。然出處必以正、劉備漢室之胄、子如一

出爲輔則可成立矣、亮問關張輩何如、公曰、羽是解梁老龍、飛是涿州玄豹、雲乃長山巨蟒、竺乃東海壽麋、其後猶有襄陽鳳雛、長沙虎母、西涼駒子、夫水小龍、皆子之良佐使也、南鄰武當山、初名太嶽、真武奉元君之言游覽至此、名曰太和、秦時爲北邊勢大、真武仗劍恍立武旗、領龜蛇神將鎮此、南人皆蒙其庇、後真武欲去、士人上山禱求曰、若非玄武、不足以當、於是更名武當、上有二十七峯、三十二巖、二十四澗、峯最高者曰天柱、紫霄二峯間有異人、曰北極教主、有琅書金簡玉冊靈符、皆六甲秘文、五行道法、吾子僅習兵陣、不諭神通、終爲左道所困、遂引至武當拜見、惟令擔柴汲水、採黃精度日、君既久方授以道術、遣下山行世、至靈山鄧公已北回復命復

黃承彥　黃夫人　林夫人　諸葛望　諸葛瞻

尋教主亦不在峯頭風雷聲轟轟如千萬人語始悟神人
指點自負不凡孔明行法必披髮仗劍眞武之教然也司馬徽見之改容曰
眞第一流也與弟均隱隆中有同名卧龍結茅以居好爲
梁父吟爲思鄉聊故國知莊舄之越吟每自比管樂石廣元謂亮曰敝鄉
黃承彥慕君才德欲與聯姻但女如嫫母亮曰西子亡吳
無鹽興覇未可妍媸論也遂娶爲妻相敬如賓亮爲均聘
南陽林氏女爲婦期年生子名望後五月亮生子名瞻丁
亥冬十一月劉備同關張來隆中恭聘山畔數人耕田而
歌備詳問衆指曰山南岡前疎林內即高卧地也備至莊
扣扉童出問備道來意童曰今早出遊歸期無定備惆悵

而回過數日復冒雪前往童迎入草堂一人擁爐抱膝而歌。備徐問曰先生非卧龍耶均曰二家兄也崔州平邀去二日矣備留書致意荏苒新春命卜者擇吉日齋戒薰沐整修幣帛再往關張不悅備以言曉之途遇均云昨暮始歸童子迎門曰師父晝寢備步入見伏卧堂上乃叉手立階下良久方睡醒長吟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晝足。窗外日遲遲。

童通報轉入整衣冠而出備下拜因屏入而問時務須定鼎足之勢共圖濟世辭以不能備泣下亮見如此肫切方曰願效犬馬之勞次日同出茅廬謂弟均曰將擇善地使

十夏侯惇　二燒　二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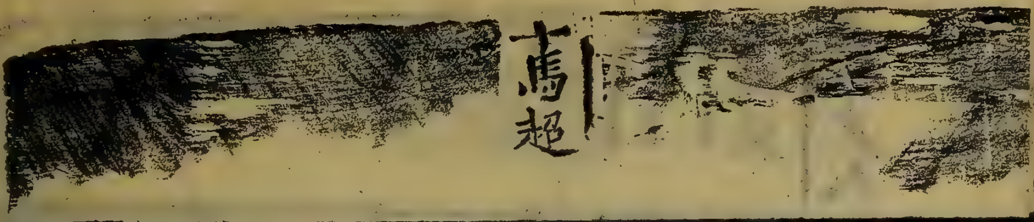
汝安居也。玄德自得孔明，如魚之有水。徐庶至許，母怒而縊死。操罷三公，自為丞相，以夏侯惇為都督，命伐新野，抵博望城。孔明盡燒其屯。操自將平江漢。劉表卧請玄德統攝荊州。表卒，蔡氏假命立琮。衆謀士主降。孔明授計諸將，曹仁搶入新野，二更火大作，奪門奔去。操分八路進取。孔明勸暫棄百姓，速取江陵。操至樊城，琮渡江拜迎。操令隆中尋孔明妻小不得。拗先遯江解處三操選輕騎追掩，玄德棄妻子走。趙雲尋見甘夫人、糜竺，護行，復入亂軍。糜夫人抱阿斗坐短墻內，見雲來，自投枯井死。雲解甲護斗，操將無能當者。過長坂橋，飛橫矛立馬，衆不敢近。玄德得濟沔水

十蔣幹 十黃蓋 十闞澤

操至江陵荀攸曰備結東吳是滋蔓也可檄請權會獵於江夏權遣魯肅請孔明詣柴桑待以客禮孔明曰協謀同力破曹必矣張昭等勸降周瑜還謂曰操竊漢賊當為漢除殘去穢權以劒授瑜拒操與孔明籌畫九江蔣幹與瑜師赤山趙炳習兵法遊説幹為操幕賓故來下說辭不行於是黃蓋用苦肉計闞澤下詐降書龐統獻連環計操俱信之徐庶流言西涼反請兵往守散關皇甫隆願同去周瑜猛然吐血孔明密書東風二字授瑜瑜以實告曰亮曾受異人遁甲可於南屏山築一七星壇借風助君至甲子日孔明沐浴更衣披髮跣足上壇作用三更風響旗飄西

黃忠　魏延　孫夫人

北瑜大駭曰、此人能奪造化、留之必爲大患、令二校尉水陸抄至壇前、已不見矣、操在水寨、黃蓋船乘風直前、頃刻北船盡燒、延及旱寨、操引百餘騎從火林出、走華容道、雲長以舊事心動、釋之、曹仁誘瑜入南郡、伏弩中左肋、瑜用詐死計、敗仁、欲還屯江陵郡、即南已爲趙雲所得、關張又取荊襄、瑜怒欲攻之、肅勸止、己丑孔明分兵南徇四郡、得降將黃忠魏延、瑜聞甘夫人卒、勸權以妹妻備、意欲幽之、孔明付計子龍保護就婚、權邀遊北固山、酒酣各掣劍斫石成十字文至甘露年建寺石在寺門、玄德辭歸、與夫人至蒲口、瑜追至中張飛伏箭、幾死、復假途取川、又被孔明識破、瑜氣塞墜


馬超

馬金鎗迸裂病勢轉劇朦朧見一道者曰伯齡可回山矣勿昧却本來瑜忽省曰吾師來矣不久於世矣昏絶復醒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而亡魯肅代為都督龐統去吳至荆州今為耒陽縣宰孔明按察回玄德詢是鳳雛拜副軍師西涼馬超為父報讎操自將擊敗之回許歲震中外漢中張魯字公祺少膺祖訓益纘前烈來學者助米五斗世號米道自稱師君學人為鬼卒立祭酒為首授衆道業領衆多者號治頭大祭酒務以誠信不欺詐有疾者使居靜室自思已過當壇首說與病人請禱者號姦令祭酒其法書病人姓名及服罪之意作文三通一放山頂奏天一理重

衆告地一沉水以申水官病即瘥可設義舍置米肉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禍信而循良者使佩經籙率衆趨善久皆自化於是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捍關時中州板蕩魯嘗募義勇保障巴蜀此地久無官長皆奉魯法境内人有犯恕三次不改然後施刑近三十年歸者益盛朝廷授與農校尉安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秦雍兵亂百姓偽掘地得璽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力拒今已聞操新破馬超必取巴蜀

閻圃

閻圃進曰劉璋昏弱不如先弁西川則可與操為敵魯

劉璋

與弟衛起兵璋（字季玉魯恭王後焉之子）聞欲相襲大憂別駕張松請

張松

說操取漢中暗書地圖欲獻操操以不遜欲斬之主簿揚

楊修　法正　孟達　張紘　蔣歆　呂蒙

修子彪勸免松投荊州玄德接張松贈圖諷以入蜀回見璋言可結脩為援足拒操魯璋令法正孟達往迎正子孝直之說取益州為基龐統力贊玄德目將兵西進吳儀用張昭計賺妹回欲取荊州從張紘遺書築石頭城從治秣陵名建業初秣陵尉蔣歆字子文遂盜死於鍾山封蔣侯立廟山下權因祖諱改名蔣山從呂蒙言築須濡塢以拒曹是冬操下江南以荀彧阻衆議不當加九錫乃遺送空盒彧歎曰止於此矣飲藥而卒年五十謚敬侯癸巳春正徐庶卒臨終言季子已死吾將行矣操令厚葬進軍濡須口相拒月餘權軍伍整肅操望而歎伏几而卧聞潮聲洶湧起一輪紅日與

劉璋
張任

上太陽對照飛燧寨前如雷驚覺權過掩至操急退衆勸回許帝封祿爲魏公加九錫玄德在葭萌關從統計入據涪城璋斬松以弟璝爲將進屯雒縣錦屏山有異人道號紫虛知人休咎璝欲問之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問於山野乎衆强之行童子引入見其鶴髮童顏垂眉而坐衆拜問上人曰公等但能順天則無不吉書云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鳳雛墜地臥龍昇天一得一失天數如然宜歸正道勿喪九泉

再問時閉目不言任以爲狂士嘆下山玄德得軍師書亮夜算太乙數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觀乾象太白臨

十嚴顏　十張翼　十馬岱　十譙周

於雒天狗犯於吾軍將帥之身宜謹慎之
統以天道淵微分路取雒城臨行馬躍墜下玄德以的盧
易之統先小路至落鳳坡驚曰師謂遇落而終數應終矣
伏弩齊發速死十年三十六孔明以印綬付雲長囑曰北拒曹操
東和孫權令飛取巴州飛擒太守嚴顏壯而釋之孔明用
計擒斬張任張翼縛璝出降進圍成都璋求援於張魯時
馬超投魯與弟岱至葭萌孔明行反間超遂降璋驚懼岩
渠譙周曰蜀分有大星光如皓月帝王之象合歸玄德也
璋賫印綬降玄德領益州牧許昌衆官議尊操爲王荀攸
以爲不可操怒曰欲學彧耶攸憂懼卧病甲午冬身亡年

十八操厚葬之有道士遊於鄴自稱劉京聞攸之死歎曰昔爲兄弟今爲叔姪二子死得其王矣或異其說京曰或攸戰國蘇氏秦厲也詰之曰猶有各代者安在京曰代即程仲德復問何生二姓京曰

二得其草一得其禾雖分二姓皆出一蘇

或未之信往告程昱昱笑曰此妄言也皇甫隆謂爲信然乃往謁問汨於名者昧出於世者明

靈壽光之至荆州專爲玄德也觀其諷劉表囑伊籍可知

每閱演義花明之種種神奇處恒以爲妄及讀此始知

大有來歷其輔翊幼主人皆以伊周比之又孰知其眞為伊周也。

愚謂玄德之遇孔明直如蛟龍之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錄中以君臣際會之後稱字而諱名益窺仙史深得乎書法者矣

曹操能放關公以此得命要知能寬人者即為自寬。

孫武伊周仙階懸絕出世自然不及故孔明着着俱先

漢高抱日而成帝業。仲謀兆日而王江南。雖曰偏覇亦有奇徵。老瞞縱欲鯨吞志已餒矣

落鳳坡之慘固於馬陵豈前生之業猶未盡耶

上公　華歆　伏言　伏定　曹后

〇〇〇術戲數傾推左管：〇神褫魄奪犯關桀
京曰嘗從諸仙長弔古論今、是以知耳、隆隨事之、京每宿
説神仙樂境、好事者喜聽。多從之遊、京至諸男子家、生有
疾病人、治以方藥、言授聖母九子九交接之道、至難如乘
奔牛驚馬。有博士王公無子、虔事求方、已七十歲、令服之、
能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射獵、日行二百里、飲斗酒不
醉、至一百歲而終。是年操遣華歆入宮、殺伏皇后、戮二皇子、父完為后
謀操事洩、乙未元旦、操以己女為后、劉京歎曰、天昏地黑。王荃
月方謂隆曰、操所為、詐壽不長、子有道骨、何依此亂逆也。
隆即入見、指操叱曰、欺君罔上、神人共怨、載初以武威九

與汝是助賊也可速還。操起喝曰汝癸錡鄴令擒下、隆步
出追莫能及。出南門京攜手至雎山授雲母九方隆合服
之不盡其道法三百歲後始度世操所佩之丸忽失却驚懼月餘聞魯為
漢寧王乃起兵攻援陽平關衛逃回魯勢孤衛勸盡燒倉
庫魯曰國家之有不可廢也。夜引全家奔南山操使人說
之降魯歎曰王氣臨於晉魏操賊當與然遂降之彼必輕
我小試法術以見未弱也操率大軍至魯衣道服佩劍執
板而出以手板畫地成河頃刻狂風怒濤隸兵不得前令
水軍用舟欲渡魯又以手版平畫河中輒起一山高千餘
丈界隔南北操無可奈何遣使慰諭拜梁益二州牧封鎮

嘉言

四代

張盛

司馬懿

夏侯淵

甘寧

張女

彭祖

南將軍關中侯食邑三萬户魯謂使者曰吾修道之家世慕冲舉裂土之封非所願也請還印綬始教弟衛率衆降之保護家小自棄繁華遁去操拜衛昭義將軍封傀南郡太守加駙馬都尉魯子五人閻圃等俱封列侯圃辭爵願與魯三子盛居守故土主簿司馬懿請擊蜀忽合肥告急操以夏侯淵守漢中自統軍拒吳甘寧引百騎夜刼操營大亂操還以張魯女配己子彭祖其眷屬就居許昌丙申春王粲等復議進操爲王尚書崔琰清河人虎目虬鬚力言不可操杖殺琰徵君任安字定祖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稱任孔子常讀魯連傳聞琰死歎曰漢室惟此視當時諸才

王粲　崔琰　任安　鍾繇

子莪如粲繇輩爲冀壤夏五月鍾繇草詔冊操爲魏王用天子鑾儀於鄴郡造宮殿各處取珍奇果木使者入吳取柑子權令選大者四十餘擔送往中途見一道者眇目跛足白籐冠青嬾衣與衆作禮曰爾等辛苦願代一肩每擔挑三里但經挑過便輕臨去白我乃魏王鄉中故人左慈可爲申意衆至鄴呈上操剖之皆空殻怪問之衆以言對操未信門吏報左慈求見操召入叱曰汝以妖術攝吾佳果乎慈笑剖之皆滿操自剖仍空益怪之賜坐索酒肉乙斗不醉全羊不飽操曰何術至此慈曰嘉陵峨嵋山學道得遁甲天書上卷天遁能騰雲跨鳳飛昇太虛中卷地

遁能穿山透石縮地移泉下卷入遁能藏形變化飛劍取人王上退歩入山當傳與汝操曰吾亦思之奈未得其人耳慈曰玄德帝胄何不讓之操怒喝手下令獄卒拷之皮肉粉碎慈齁齁熟睡枷械送牢監守天明枷鎖盡落慈卧於地禁七日不與食而唇轉紅操大宴慈忽穿木屐立筵前曰水陸具備所少何物操要龍肝作羹慈於粉壁畫一龍以袍袖拂開取肝鮮血尚流操曰此汝先藏於袖慈曰天寒草枯隨意欲觀何花命致牡丹慈以水噀盆頃刻發枝開花衆大驚邀慈同坐庖人進魚膾慈曰得松江鱸尤美敎取釣竿向堂下池中釣數十尾操曰吾池原有慈曰

許褚

何相欺也四腮可辨也操曰膾鱸須得紫芽薑慈請金盤以袖向覆須臾得薑滿盤操發之內有孟德新書操倣孫武而作操欲殺慈取王盃滿斟進曰飲此可以長生操令先飲慈拔冠簪一畫先飲其半餘半勸飲操疑而叱之慈擲盃於空化白鳩遶殿而飛衆仰觀失慈所在明日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慈齊酒一升脯一斤來餉手自酌酒削脯每人酒一盃脯一片莫不遍者有頃而操之行廚酒脯悉亡之矣欲收慈殺之霍然卻入壁中令許褚遂捕見慈芽屐緩行飛馬追之不上見走入羊羣射之即不見褚曰但出不相害一老羝屈前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褚欲擒之羣羊皆

許芝　管輅　客生

人立曰還如許莫之所取乃盡殺之牧者守羊而哭慈蹤起教以羊頭湊腔上皆復活操圖形於市捕之三日中城內外獲如慈者三四十人操覩監斬各起一道清氣至半天聚化左慈招白鶴騎史拍手笑曰玉鼠隨金虎姦雄一旦休操令衆射之忽風作沙飛屍皆提頭來打衆驚倒不相顧風定羣屍不見操回因成悸疾太史丞許芝自許昌來令卜易芝曰聞神卜管輅否輅字公明平原人父爲即丘長輅自八九歲喜仰視星辰常云家雞野鵠尚自知時況於人乎與隣里兒共戲輒畫地爲星斗日月指點而觀之有一異貌先生借寓自號客上舉家殷勤輅尤敬奉容

單子春　郭恩兄弟　王弘直

感其誠授卜相之術年十五讀史日記數千言深明周易瑯琊太守單子春聞其名召見坐客百許皆知名之士輅先請清酒三升飲而後言子春與論五行之理鬼神之情枝葉橫生衆莫能難於是號為神童有利漕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請卜之輅曰有女鬼訴寃於天故有此報恩兄弟涕泣伏罪忽有鳩來梁上其鳴如哭輅曰明日有親人從東來携物共飲時當有小驚明早果有姨丈携酒傳至恩令僮射雞為食隔籬悞傷隣女子手輅在侍中王弘直座上飄風高二尺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迴轉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馬吏來報弘直次子死矣信都令

妻患頭風其子患心痛請輅卜輅曰堂西有二屍棺一持矛刺頭一持弓箭射胸揭之果然徙葬得無恙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送之客言輅能射覆原取燕卵蜂窠蜘蛛置於三盒令卜卦成各寫於盒上

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羽翼舒張此燕卵也

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

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

滿座皆驚鄉人失牛求卜輅曰

北溪之西七人宰之疾去尋覓皮肉尚存

果獲告之平原太守劉邠因言輅之神卜邠請試之取印

囊山雞毛置盒中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即囊也巖巖有鳥錦體朱衣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郊待為上賓春暮郊行曰林間有少女微風陽鳥和鳴玄雲將合矣須臾大雨如注輅避雨村家見一少年曰趙顏輅曰眉間有死氣三日必死顏下拜乞救輅曰備淨酒鹿脯來日南山大樹下有人對奕於磐石向南衣白向北衣紅可跪進酒食食畢哀求添壽顏如教而行所見皆合紅袍者曰必管子言之也出簿籍曰汝年止十九今於上添一九字壽可九十九矣香風過處化二鶴冲天輅恐泄天

機不敢明言操令芝召至卜左慈事輅曰此變幻之術且
已入吳操心遂安先卜天下大事文下運數
三八縱橫黃猪遇虎定軍之南折傷一股
獅子宮中以安神位王道鼎新子孫極貴
操問其詳輅曰茫茫天數後驗方知操欲封輅為太史答
曰輅額無主骨眼無守睛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
腹無三壬只可泰山治鬼不能治生人也操曰吾相若何
輅曰位極人臣令卜吳蜀二處作卦曰東吳主夫大將西
蜀有兵犯界令濯報陸口守將魯肅隱去漢中報蜀兵屯
下辨操欲討蜀輅曰來春許都火災操遂不出戊戌元宵

矢赳武成
九好受文
長箭

△漢中王

于禁

△龐德

良

五朔臣從大討操不克己亥正月孔明進圖漢中黃忠誠
斬夏侯淵於定軍山操大哭有感卜言尋聲巳不知去向
操引軍出斜谷趙雲伏弩射之驚墮漢水無數操奔南鄭
被魏延射中人中敗回長安玄德遂得東川秋七月孔明
築壇於沔陽請即漢中王位立禪爲太子封關張趙馬黃
爲五虎大將餘擬勳定爵還治成都命關公取樊城操令
于禁領七軍龐德爲先鋒公決山水淹七軍禁乞降德不
屈斬之公督攻城右臂中箭青腫流血有醫士從江北來
見怪巾異服臂挽青囊言譙郡華佗知君侯天下義士故
來療也公袒示之佗曰箭毒入骨去之方可公與馬良弈

陸遜　王甫

陀割臂至骨錚錚刮去青毒流血盈盆公談笑自若伸曲如故陀曰眞天神也叻勿觸怒酬以金帛堅辭而去公威震華夏操議徙都以避銳魯肅嘗勸權宜撫輯關將與之同仇肅得道士劉憺解化之道隱入武當山丹成仙去呂蒙代屯陸口上疏託病權以陸遜代領公輕之稍撤兵備蒙賺得荊州公聞被襲解圍南還是冬退保麥城糧缺公出至決石蒙伏兵獲公父子遇害壽六十平年四十二赤兔不食死王甫墮城周倉自刎公魂悠悠蕩蕩至當陽玉泉山寺僧即普靜見寺中有蝙蝠大如雞白如雪靜常以穀飼之呼曰仙鼠是夜月白風清聞空中大呼還吾頭靜以麈尾擊

尸曰顏良安在公英靈頓悟落奄前拜靜為師得成正果。往往顯聖鄉人就山頂建廟四時致祭吳大宴會蒙後至權撫背慰勞蒙怒擲盃於地揪權厲聲曰碧眼小兒紫鬚鼠輩還識漢壽亭侯否權率眾下拜蒙竅流血而死張昭令將公首送於操操曰關公已仙吾無憂矣開匣拱手曰久不見將軍也忽神威急動鬚髮皆張操驀然驚倒令刻香木為軀以王禮葬之褒贈荊王謚壯繆操拜祭每夜合眼便見關公左右云雒陽行宮舊殿多妖可訪有法者治之操知隴西封衡聞有病者輒與腰間竹管藥立應駕青牛鬼物遇之避竄召令詰之衡曰邪不勝正。富[illegible]其自然復問養性大畧對曰

減思慮節室慾操然之明日遂不見著有養氣妙術形法衛生經數十卷操聞封氏世有道術遣使往問衛字明公傀字公俱去官學道會庶長子滋字元遂封滋曰道明子盛宗字元初居南鄭克志精修一日父至召其以經符劍印嚴曰龍虎山祖師玄壇在焉其地天星照應地氣沖霄神人所都丹竈秘文藏之巖洞汝速往宣吾兒積修累功嘱畢滋閉圍同歸南岐山上有白雲洞下有碧雲池於山洞中精煉大丹成就遂於北斗峰上昇拜見祖天師并嗣師引朝天帝道君受歸命順天系師之道後衛傀尋見閭圍互栢姿益亦於此地沖舉滋承術辭以無能弟盛嗣教可問

梨神

相夫人

劉勳女

之使者以報操追諡曾爲蜀侯封盛爲奉車都尉散騎侍郎加都亭侯厚幣卑詞復遣使至南鄭請問盛知操數當絕謂使曰何不造新殿居之封爵辭而弗受使速報操曰久欲造一殿取名建始苦無良材聞躍龍祠前梨樹高十餘丈堪作殿梁令工人伐之鋸斧莫入操親以劍砍之血濺身面大驚而止是夜夢梨樹神以劍劈操首曰汝蓋建始殿意欲篡逆卻來伐吾神木操叫醒頭痛遍求醫療華歆入薦華陀操曰試言之歆曰甘陵相夫人孕本月腹痛陀診曰脈中是男胎已死多時以藥下之果死男河內太守劉勳女停水心下諸逐水藥用之不愈迎陀視之以冷

水潠其面出巨針針其胸入五寸許不知痛拔針水流三日而盡骨肉相保巨氣乃平

皇甫隆久留操處無所短長疑其殊疏遂伏后彼殺乃能罵賊而去始知非庸流也宜爲劉君所度

操纔進爵爲王仙家即來戲侮觀元放之神術驚人何殊安期諸仙之於秦始蓋秦以暴得天下期惡之而速其亡操以暴移漢祚慈亦惡之而促其斃仙眞固有同心

輅之術傳自鬼谷烏有不精其與操卜無不驗矣至西蜀用兵則以許都火災止操之行好讓取漢中也輅之

有助於蜀當爲拈出

關公之喪豈呂蒙賊之也此漢之運公之壽有數定耳

祖天師被除陰慝一以善道化民而嗣師系師修其業而弗墜惟恐有人横遭夭闕者漢季雲擾惟巴蜀垂三十年賴以成治民生晏然其功之及物可謂後矣宜乎世有今人出禪至化奚翅古諸侯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所秀結故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

殿名建始明欲篡漢乃伐 禪樹宜爲神所擊

陳登

○華陀三國號神醫　○孟節萬安稱隱者

陀偶遊見一人呻吟道上陀曰此飲食不下之故令取蒜虀汁三升飲之依法調治吐蛇一條長二三尺病愈將蛇赴陀寓致謝小童引至一處見有蛇數條懸於壁上謂曰此皆吐出者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懣面赤不能飲食陀曰胸中有蟲數升欲作內疽蓋爲食魚腥中毒而致飲以藥吐蟲三升皆赤頭首尾動搖陀曰今日雖可三年復發必死也後三年病發死一人眉間生瘤癢極陀曰內有飛物人皆笑之陀以刀割開一黃雀飛去有人被犬咬足指隨長二塊痛癢難忍陀曰痛者有針一箇癢者有黑白棋

徐毅 劉祖 賈詡 吳押獄 二子

子二枚人皆不信陀割開取出果應譙郡守病陀曰盛怒乃愈令一客多取貨財而去黃留書罵之太守怒令追殺不得恚甚吐血數斗而瘥郎中徐毅病謂陀曰昨使醫曹吏劉祖針胃管卧便不安陀曰誤中肝也五日不救後果然此眞當世神醫現在金城操召至令診陀曰所患風息非湯藥所及當先飲麻肺湯用利斧開腦袋取出風涎病可除根操怒曰汝欲殺孤耶陀曰曾聞關公刮骨療毒乎操曰腦安比臂與彼情熟乘機來復仇耳賈詡諫曰罕有良醫未可廢也操叱令追拷陀受刑屈招吳押獄者每以酒食供奉陀感其恩告曰我死於非命有青囊未傳二子

吳妻 惜乎全書不傳

黃明

不能繼業修書與汝可往取之吳至金城取回藏之陀知不免大飲如醉湯病殂吳報知操瘞葬於城南明旦塚上烟起如蒸歲餘十道士大呼曰去去其烟頓止吳棄役回家向妻索書妻曰縱學得神術落得斃於獄中故我以囊燒毀也吳歎恨不已往尋餘燼得一二頁不全者乃制雞閹豬之法行之大妙操恐身後受患聞山陽黃明陽字子善鑽燒靈龜遣使召至明初住博落山兆十餘年但食桃皮及石中黃水後遇司馬季主授導仙八方燒出午藏大龜對天虔祝明架龜鑽之拆裂左右三寸[illegible]端詳獻其兆繇曰

蜀無山歸我孫吳有木未即平大進兵始得臣

不知道者[illegible]也微旨[illegible]顯言哉

操詳問明日夫機也操贈金帛而去是月東吳遣使入貢稱說天命操以為未夫進兵吳已入臣庚子春正夜夢三馬同槽常不能寐殿中如製帛驚視之后妃太子等向前索命次夜鬼哭明日遂殂六十六歲後為魏武華歆出冊立丕為魏王是年改元延康葬操於漳濱

延康

聞有女眞咸逍遙曾言此地有王氣故命葬此操先作疑冢七十二處於邯鄲漳河之傍

咸逍遙

逍遙桓帝時冀州南宮人父以教授自資女十餘歲不為兒戲喜讀莊子逍遙遊故名自行陰德父母誡其女工炊爨逍遙曰此常人之事耳復取老子誦之年二十餘適同邑蒯潯舅姑以其蠶桑怠惰每酷責之潯屢加辱罵逍遙請返母家歸亦

蒯潯

凌逼終不能爲塵俗事願獨居小室齋潔修行旦夕以香
水爲飲絕食靜想。歌曰、
笑看滄海欲生塵王母花前別家眞千載却歸天上去
一心珍重世間人。
舉家及隣里悉以爲妖夜聞室內有人語聲曉見逍遙獨
坐又三日聞屋裂如雷震但其所服衣履在內仰視半天
有雲霧鸞鶴仙樂香軿彩仗羅列逍遙與仙衆在雲中歷
巘向下分別郭邑之人咸奔觀驚歎未幾歸家以服食之
物奉父母舅姑及夫皆百歲自此遊行於世自稱瑤池謫
仙或乘鸞鳳浮遊虛空至是八月石邑報稱鳳凰來集臨

曹洪 祖弼 魏文帝 黃初

淄兵奏麒麟出遊蒼龍現於鄴黃龍現於譙百官謂魏當代漢之徵曹洪劫取玉璽符寶郎祖弼罵賊死節築受禪臺於繁陽丕登帝位是爲魏文改元黃初國號魏廢帝爲山陽公丕郊祭天地方下拜忽砂石飛走對面不見不能成禮而還遷都洛陽聞河東焦先結草爲菴獨止數日一食冬夏袒不着衣卧不設席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汙如泥滓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连視口未嘗言有警急勉與人語令太守碎至問以國祚修短先曰

月盈則虧不必一統水枯還漲且就三分

丕意不然先告歸河湄謂土人曰魏之姓諱者見圖讖久

劉道産

劉儘

矣建安初有謡云

聖明聰日載東不横一絶火紅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

下歸止午日重光

或詢其詳先曰紛言魏曹丕篡漢然亦旋當滅也雍州刺史劉道産録送一人至洛姓劉名儘長大多鬚垂手下膝久住武當山去襄陽五百里旦發夕至不見有所修爲頗以藥術救濟百姓能勞而不倦用藥多自採精識草不窮於藥性丕問事不答惡其臂長善攀緣爲盗竊不難令付廷尉儘以兩卷短書與獄吏求釋吏不敢取儘焚之一夜失儘關鎖如故閽闔門吏行夜得儘送廷尉儘語獄吏云

劉惇

奉世合此根我獨能長活

孔羨

張嘉

吾弟劉惇在吳北同必來看我今我見殺殮時切勿釘棺後果被殺死數日丕疑此言使開棺不見屍骸但有一束葛根獨活而已丕知是尸解始大悔辛丑春正封孔子二十二世孫羨爲宗聖侯以奉祠三月襄江漁翁張嘉夜遇一道者自言姓劉云捕得大魚可於漢中賣之忽水中一道紅光上冲霄漢嘉舉網得一璽玉光燦爛上篆八字嘉素知漢中王仁義寄往獻之譙周曰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天帝星見井鬼之分煌煌如月今得玉璽乃天意也時傳言漢帝遇害爲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孔明令麋竺築壇武擔山南四月丁巳請王登壇致祭受爾璽即帝

蜀漢昭烈 位建元章武國號蜀漢孔明為丞相立吳懿妹為后帝痛

章武 關公之歿急於報讎發使借五溪蠻為策應遣飛為車騎

吳后 將軍令出閬中孔明輔太子守兩川帝將軍七十餘萬東

十吳懿 征張車騎忽為帳下范彊張達刺死年五九取首奔吳帝大

吳五溪蠻 吳關興張苞願為前部命仍結兄弟陳震曰聞青城山西

一范彊 有隱士李意字意期傳說此老乃文帝時人知人休咎可

十張達 厚幣祈迎試問如何帝令震往土人引入山谷見小童迎

十張苞 曰來者陳孝起乎震驚問童曰師昨言之震入拜陳來意

十關興 意慨然既至百官出營迎入碧服方瞳身如古栢帝請坐

十李意期 於左曰朕欲伐吳報怨望仙翁一決意曰此天數非村叟

所知帝再三求問意乃曰
翼巳失雲漢難飛利於西北東南喪師
筆畫兵馬器械四十餘張畫畢即扯碎又畫一大人
傍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遂稽首而去帝不
喜曰狂士也焚其所畫吳使乞和不允權稱臣於魏丕封

吳丕

為吳王蜀兵至秭歸黃忠中箭卒壬寅春帝連營七百里

沙摩柯

分兵取猇亭甘寧被番王沙摩柯射中其頭寧走富池口
坐大樹下死羣鴉數百繞尸鳴噪吳王葬於其側立廟祭祀至今往來客商祭神有靈鴉送客一程
關興天晚迷路至一莊堂內明燈中繪神像興

潘璋

哭拜曰吾父也老者曰此間家家侍奉置酒食與興潘璋

傅士仁
馬忠
良之言良言也

傅士仁亦來投宿、害公老、見公頭、望彼興斬之得父青龍刀傅士仁
糜芳者叛公刺殺馬忠者、擒公待首奔蜀營帝今典殺傅糜以
祭父吳將范張因檻車沓匣盛飛首遣使再申前約、帝令
苞醢二賊以祭馬良諫曰讐人盡滅願還荆州送歸夫人
可乘此休兵矣。帝曰、若與連和負初盟也。懈驚悍闌澤薦
陸遜有雄才拜為大都督遜以火破之帝走入白帝城遜
追至蘷關傍江一陣殺氣尋問土人答名魚腹浦鄰邊亂
石入九十推常有氣如雲遜引衆觀之笑曰此惑軍術也
直入忽狂風走石江濤聲如金鼓遜驚曰是何神也無路
可出一老策杖徐行逸其引導問所以答曰小埒人川晴

吳
黃武

魯王永
梁王理
與操同壽

蜀漢孝懷
建興

鄧芝
張后
雍闓
孟獲

於此布石為陣名八門陣每日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精兵頃見入驚門特自生門引出也遜拜謝歎曰孔明眞卧龍也黃武吳建元蜀章武三年夏帝病沉重燈影下見關張侍立帝驚問對曰蓋為不失信義上帝皆勑為神來迎陛下也帝請丞相亮至託以大事命次子永三子理拜亮為父帝崩在位三年壽六十葬惠陵謚昭烈太子禪即位孝懷皇帝改元建興遣鄧芝修好於吳孫夫人聞之率衆望江北哭祭遂投江而亡得所時稱其賢立廟於螺磯祀之甲辰春册張飛女為后乙巳建寧太守雍闓結連蠻王孟獲反孔明親自征蠻關公三子索自荆川保母逃難過鮑家庄二鮑以妹嫁之索請為

闡索
六鮑三娘
十鄂順
十一王伉
十二呂凱
一擒
二擒
十五孟優
三擒
四擒
十六朵思
十七王平

先鋒擒越嶲部將鄂順義結之使歸斬闡至永昌太守王
伉出迎功曹呂凱南越嘉後、呂呈平蠻指掌圖孔明用爲鄉導
誘獲入谷擒之令放去獲渡瀘馬岱部衆至中流口鼻出
血而斃問土人知炎天毒聚瀘水至夜靜而渡衆酋長夜
縛獲出獻仍縱之獲使弟優詐降優等醉倒伏兵擒獲復
令去遂渡瀘深入不毛獲借八番九十三甸兵來皆顛入
陷坑悉遣歸避禿龍洞朵思處塞路緊守王平尋徑衆飲
泉水不能言孔明知中毒駕車察探岡王有古廟攀籐而
登石屋端坐一將視石碑伏波也再拜祈禱一叟扶杖而
來孔明趨問叟曰啞泉也飲之歎日方死西南有滅泉沸

萬安隱者　山神　孟節

如湯浴之皮肉盡脫正南有黑泉探之手足黑而死東南有柔泉飲者即死身軟如綿正西谷中有萬安溪有高人號萬安隱者菴後有泉可解此毒有薤葉芸香之草辟諸瘴氣吾山神也馬將軍命來指引喝開石壁而入孔明驚訝拜同備信香禮物啞軍隨往至莊輕扣故門而出竹冠草履碧眼黃鬚邀入草堂禮坐具述來意命童引軍至溪飲之吐出惡涎便能發聲隱者以栢子茶松花菜相待告曰蠻洞椒花飄入溪泉即毒惟掘泉為飲令多採芸草各啣一葉請問姓名隱者笑曰即獲之兄孟節也遠勞大纛敢以泉草為貢賢乎孔明歎曰長禽盜跖信有之也謝別

口銀冶洞五擒

口祝融夫人

口帶來

口木鹿

六擒

引兵直入洞口。朵思曰：神兵也，不可與敵。銀冶洞主來助，忽執獲等，解獻孔明。皆曰：吾復四泉而無害，豈非天意。獲曰：吾祉居銀坑山，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就彼擒之，當傾心歸服。孔明然其言。瀘水、甘南水、西城水，爲三江。洞北平坦，多產萬物。洞西有鹽井，正南梁都洞出銀礦，故名銀坑。中有宮殿，爲蠻王巢穴。祖廟曰家鬼，四時以牛馬祭之。每歲祭用外鄉生人。患病不服藥，只禱師巫，名藥鬼。雨水調均，種穀稻，不熟則奠蛇飯象。每月初一、十五，在三江城買賣。獲妻祝融夫人，南方神後。其弟帶來言八納洞主木鹿深通法術，其禮請至，騎白象出，念咒搖帶鐘，搖獸乘巨風衝來。蜀兵敗回。次日孔明驅素備假獅百頭而進，木鹿死於亂軍。帶來擒獲來獻。令檢搜，皆挈利刃。獲曰：自來送死。即令再放。獲請烏戈國主

兀突骨　七擒　猖神　沙壺　九隆

兀突骨兵穿籐甲孔明於盤蛇谷埋伏地雷誘入盡爲灰燼孔明歎曰必損吾壽矣獲同宗兵後應皆被擒住獲垂淚與衆俯匐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就令永爲南中之主蠻人感孔明恩德建生祠拜祝呼爲慈父班師至瀘水忽陰雲四合獲言此水有猖神爲禍本國用人頭祭之孔明令行廚以麵塑人頭中實牛羊肉名饅頭設祭風息至永昌城南九嶺有異召問土人云昔有婦名沙壺浣絮水中觸沉木有感妊產九男後沉木化爲龍衆子驚走惟季子負龍而坐龍因舐其背蠻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故名九隆長而黠衆推爲酋長又有一婦生九女九隆兄弟

娶之皆刻劃其身象龍文世居山下孔明令鑿斷山脉泄其氣用麗煥爲牂牁太守德公孫留伉凱順同守四郡孔明同都安漢將軍糜竺乃心道德苦無名師指點聞李阿者居成都角上上窟中相傳其穴居已久不食米穀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容顏不老號百歲翁人往問事但以顏色示人若欣然則吉慘慼則凶含笑有大喜微歎有深憂如此候之百不失一人欲遠行速至往求其術阿與一符并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有與論九州事阿說四方國上宮觀寺廟人未曾見聞者疑之耳聽未眞眼見是實

採數當盡乃疑殺華陀而陀亦嘗解去

仙史曰昭烈之起臥龍犬五虎是即帝王家之金丹也

南人爲伏波武侯立廟千古來蠻方止識兩人而已

萬安隱者爲孟獲之九遐方亦有高人即豬展氏之有

禽难也安得以蠻夷而忽視之

伊周學道於武當專破除左道耳入紂洞主何能逞其

伎倆

李阿在蜀能識之者惟古強糜竺遂得傳其道固知仙

家度人必先根器也至於曹休之兵敗修眞畧與鍾離

彷彿

古强

○○遇宮嵩細談仙侶　○○救杜燮特用神丹
李阿即撮土作之城郭僅盈寸其中人物皆見須臾消滅一豆忽去後復於成都市乞食人多爭與隨所得多少盡施貧者夜去朝來莫知其踪有古强者疑阿是仙常親奉事試隨還所宿處乃在青城山中其後欲去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曰汝隨我行何畏虎也取强刀擊折强竊憂之至旦阿問曰汝憂刀折耶曰實恐父怒阿取刀左右擊地復如故强每從之遊道逢奔牛阿以足置車下轢其足骨皆折輙死强守視不去頃之復起以手抑足遂平好强年十八時見阿如五十許人强年八十餘復遇

而阿容色不敗奉之彌篤受法書得道竝見阿作事奇異毅然安頓家小獨辭孔明隨之學道阿知其心誠引入青城先教延年之方竝自改名長生敬事不懈釐音與傳其有時阿忽謂竺曰吾被崑崙勅召當應命汝居守此山常有仙眞聚會汝學有進益也長生自居青城別洞修道丙

**魏明帝**

午夏魏主丕殂在位七年年四十子叡立明帝改元太和明年鍾繇爲人傳

**太和**

華歆爲太尉礼居大位欲讓管寧不着歆少與同鄉邴原與寧同學時謂一龍寧以歆志赴男下割席分坐久與之絕避居遼東二十年匿光養浩而舊帽不易坐一藜榻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兩膝着處皆穿公孫度恒禮敬

**公孫淵**

之至淵放恣慶孫康子復歸鄉里魏主凡徵聘十至不起卒年八十

一出

夏侯楙

姜維

曹眞

馬謖

周魴

曹休

五郵原度亦累聘不赴歎曰郵君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王烈少師陳寔里以孝義稱度謁不見謂其三人同一心。後與管郵同終丁未春孔明出師攻祁山擒夏侯楙子淵放去得天水安定二郡於冀城計降姜維授以新畧又累敗曹眞鍾繇保司馬懿大敗馬謖於街亭孔明退入西城乃披鶴氅戴華陽巾左童捧劍右童執麈尾上敵樓焚香橫琴徐操懿臨觀大疑急退去孔明歸收謖斬之吳鄱陽太守周魴賣誠誘揚州都督曹休操之族子伏兵於石亭邀擊休敗回洛疽發背幾死有道者踵門曰公素奉齋不嗜殺故來援耳出丹敷之尋愈不受謝而去休遂棄職遁去遍遊

二出　郝昭　三出

名勝隱於黟山有三十六峯三十六源二十四溪十二洞八大巖高一千一百七十丈唐天寶六年六月十七日改名黃山為神仙都會浮丘與黃帝容成遊息於此有煉丹峯浮丘峯容成峯軒轅峯帝採紫芝於此仙人峯瀏蘭昇處望仙峯帝上昇羣臣援龍髯墜此故下有龍鬚草碁石峯羣仙圍碁之所局子皆存人不能取休別號德休在浮丘峯修煉後為公引去曹溪與浮丘溪相連後有人至仙壇見樓臺苑然前有白蓮池左右鹽積米積歸而邀人再去了不知其處。孔明聞休敗復欲伐魏趙雲病卒進圍陳倉郝昭隨機應變。孔明糧盡引還己酉春探昭病篤襲破陳倉攻拔武都陰平大軍出祁山遣使乞吳興兵以分魏勢黃武八年夏有道士涉江從二十弟子入武昌言自巴東來說

吳大帝　黃龍　徐后　太子登　官嵩　介琰

秦時事如見、獨處一室、雙目常閉、雖遊行亦不開視、弟子隨之多年、莫有見其開者、一弟子固請、乃為開目、音如霹靂、光如火電、皆伏地頓首、良久不能起、已復還閉、入見吳王、稱說天運當順時稱帝。近日武當北山鳳儀、大江黃龍見、權未決、多官皆勸、選日築壇、請權登位、是為吳大帝、改元黃龍、立徐氏為后、子登為太子、陸遜輔守武昌、自還建業、王率弟子至江東、遍訪有緣為道友、有瑯琊官嵩、一本姓宮、服雲母直歲、面色如童、常出入紆嶼山、在吳駐足、正招與語、甚相愛敬、嵩曰、有介琰者、住閩中東冶方山、即建安山、得師白羊公、公初號為修羊公、知景帝將終、留題白石羊遁去、在關中娶

白羊公　妻小攺曰杜必生子五人復棄家東遊琰遇而事之受太
杜必　白元一無為之道能變化隱形必欲入東海琰從之過秣
殷氏　陵必止琰勿行言有道緣因居吳下娶殷氏女生子名象
介象　後見吳王權言諸變幻歷試奇驗禮敬之為琰起靜室數
遣問其起居琰時為童子時為老翁無所食啖不受餉遺
王欲學其術琰以王多內御不肯傳王怒下琰於獄逼傳
杜契　乃放有京兆杜契字[illegible]建安初與三弟爕來依孫策策為
杜爕　犯我師于神仙身死黃武二年王用契為立信校尉契知
琰有術潛入獄中求道琰感其意誠授以黃白之術王月
遣獄吏傳語三月不得大怒縛琰懸殿東蘗上令甲士三

已上皆葛語

葛孝先

十人引勁弩集射弩發而繩索獨存琰不知所之矣王始大悔棄得琰之傳暗自行之久久能分形遁迹退居茅山之東收心愛者爲弟子時與衆採伐材木貨易山場里市爲燒煉之貲數入深山嚴洞中求仙遂不復返王知棄仙去聞其弟燮有才學用爲交州刺史而不知介琰有後危未得沾其恩也涉正曰琰之後近在何處葛曰琰被收時先敎妻子移入會稽山許久不聞音信若此子有成必當升聞於朝但我師臨去有言敎我暫住東吳自有神師來（應入吳句）度數年前有飛仙左元放至此因往拜謁言東南氣旺神仙亦將會聚幸即收我爲徒師至丹陽遇葛孝先深相棄

洽錄爲高弟曾受浮丘之託往靈墟開悟丁令威矣欲隨之往左師許定今歲有涉仙來此命好接待云在青城會上曾聞八百翁呼涉仙爲四百歲人蓋秦時畢子高徒今翁適至果應師言正曰李翁知我者也自此同居一舍欲訪介象潛至會稽象字元則弱冠能屬文陰修道法嘗入東嶽遇異人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燃火煑雞雞熟而茅不焦能令一里内不炊不蒸雞犬三月不鳴吠一市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疲極卧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寤謂曰若天使來侍衛汝且停若山神使來

試我速去我不畏汝也虎乃避去有人種黍於山谷苦獮猴竊食戒曰吾告介君猴即遣象復入山見澱中石子如雞子有紫光取兩枚欲還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衣服五彩象乞長生方女子曰汝急送手中物還故處乃來於此待汝象送石子至澱還見仍在叩首謝請女曰血食之氣未盡可斷谷三年更來吾止於此象歸斷谷二年復往果在前處求得還丹經一首女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爲也象持歸常住弟子駱廷雅舍下惟有屏牀時數生論左傳大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忿然為决書生知非常人皆拜師之涉正得象之消息遲同建業時黃龍二年蜀使入賀

令謀令遜遜為聲勢正密奏象事即遣使厚幣徵象象欲遠遁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乃止象至武昌吳主甚敬之稱為介君為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入閨闥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偶共論魚鱠何者最上象曰鯔魚吳主曰此魚生海中可得乎象曰可得但令殿前掘坎著水垂鉤坎中須臾得鯔吳主驚喜問可食否象曰敬為陛下取作鱠象屢求去不許乃告病吳主遣左右姬侍賜美梨一奩象食之隨死殯理之次日象至建業以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以表聞令其徒啟棺惟一奏版符耳

## 董奉

吳主思象即其所居爲祠時親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後弟子見象在蓋竹山中持白桃花一枝顏色更少涉正亦欲西去以服食施行之物盡授諸弟子其法皆以運行精氣絕房室事以服石腦小丹法贈官嵩獨自入蜀尋李八百是秋廣州有司言趙嬰齊墓夜騰金光命發其塚得玉匣珠襦金印三十六皇帝璽二龍劍三各有刻文曰純鉤干將莫邪吳主以爲不祥令悉焚之惟劍不燬留一自佩埋二於富城交州申報刺史杜燮上任年餘忽得毒病死三日有候官縣醫人董奉時在南方行道隨一人負囊聞而求治燮家人告曰已踰三日恐不復救也

奉强進見出藥三丸教納爕口令搖其頭而消之食頃開目動肢顏色漸還半日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數十烏衣人來收將載露車上入大赤門逕以付獄獄各一户户纔容一人以土外封不復見其外恍忽有言太乙遣使來召急開去之聞人以鍤掘户引出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持節呼爕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爕既活起高樓於中庭居奉不穀食惟啖棗脯多喜飲酒日爲三設之奉每來捷如飛鳥後從爕求去涕泣固留不許爕曰君欲何之當具太舡奉曰但用一棺器耳爕即爲具明日日中奉死殯埋七日後有從巖昌來寄言謝杜

侯順時珍攝啟視有帛丹書一符不敢諱謹聞吳主端奏丹符勑召爕爲侍中採蜀以蔣琬爲長史庚戌秋曹眞司馬懿寇漢中孔明曰畢星躔太陰分月内必大雨果然眞敗死懿欲鬬陣法孔明佈八陣擒其三將辛亥春進圍祁山爲乏軍糧驅六甲丁神作縮地法割隴西小麥凡屯處種蔓菁以充食菜俗謂諸葛菜報東吳入寇回軍張郃追至伏弩射死諸葛均居燮江與黃承彦同隱承彦卒均爲之殯葬是秋孔明在府休養均入見問及諸友行踪均言崔石俱故孟獨優游惟可異司馬德操携琴入山遇猛虎奔至跨上升嶺不見孔明深慨呼三子一女出拜均曰三兄分

諸葛恪

諸葛果

諸葛入

仕三國吾宗當與孔明蹙額曰安不忘危易之知幾乎聞恪姪剛躁非保家子弟誕固執寡謀亦非令終者我受付託之重以身許國此女愛未字人常教以穰斗之法彼即奉事不懈後必證仙果故名曰果三子蕙愚臨難不違我教吾弟潛身遠害非愚兄等所及也但思長兄同胞先叔撫育能全此二枝惟在吾弟耳均離席曰遵命孔明曰歸即挈家入吳世為福地乞次姪為嗣隱姓避居蜀誕瑨與吳好有急可投是夜令次子企拜均為父隨去江左連年豐稔是冬又大熟由拳一禾長丈許華秀三月挺生八穟經霜不凋明年乃稿實收數升畝壬子春吳元嘉禾改由拳曰嘉禾

嘉禾

諸葛謙

魏

青龍

天出

又曰甯丞吳瑾率二子出迎携均至別室曰恪男矜驕偏
孝與懲意校深以爲感均曰欲領謙姪遊學允許之乎瑾與拜
叔爲父隨隱入吳下均稱公平先生以謙爲諸姪企爲葛
姓魏於是春摩坡井有青龍升起明年改元青龍甲寅春孔明作
衣牛流馬運糧大舉伐魏太史譙周諫曰近有羣鳥數萬
自南飛投漢水死奎星躔於太白都民皆聞栢樹夜哭不
可出師孔明不聽出五丈原分兵屯田數挑戰司馬懿正
出假屯糧上方谷誘懿父子來刼藏地雷發作忽暴雨懿
等遁去孔明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以巾幗遺懿孔明病
復發夜觀象驚曰命在旦夕矣乃自祈禳北斗布燈拜告

**費禕**

忽圭燈撲滅孔明歎曰死生有命不能强也以所著書授姜維道表上達言蔣琬費禕可任國事遂薨時八月二十一日壽五十三懿兵來的維反旗鳴鼓懿斂軍而退扶柩至都帝哭祭遵命葬定軍山建廟時饗加琬爲丞相禕爲尚書令報喪於吳明年春瑾卒帝亦令弔問誓相和好魏於洛陽造殿

**馬鈞**

築觀立樓鑿池傅士馬鈞監督務極華麗人民怨聲載道

**王剛**

時城門校尉王剛字伯綱范陽人性不著殺聞故幽州刺史劉虞

**趙該**

之別駕趙該有姊曰愛兒少好道德終得西母指教居世

**趙愛兒**

長命剛乃棄職往訪得傳尸解之法未幾愛兒受母符籙令守吏華方諧臺去剛復師西城王君引謁土眞隨王君

王抱臺

名會連

登玄州一名元州四面元濤大波上詣仙都闕下朝主仙道君命侍女王抱臺披綠韞䙱笈出隱書龍文八靈眞經授臧清虛眞人剛自玄州回即示以尸解女名會連見父化去知神仙眞有遂勤志修道單身入陸沉山後遇太一眞人授飛昇丹要行一年成至是白日昇天見者莫不忻羨魏主叡聞之召馬鈞問曰朕建高臺峻閣欲與神仙往來以求不老方耳鈞曰漢武帝起栢梁臺銅仙捧玉露盤接沆瀣名天漿和玉屑服之所以享國最久叡命往長安拆之臺與銅柱忽傾壓死人夫千餘鈞回奏令打碎銅柱運至洛陽鑄二銅人侍銅仙列司馬門外號翁仲克配仙眞實

表材武。

孫權運當稱帝故涉正入吳敬之乃引出官嵩介琰杜

一必杜契等一派仙眞或伏或應筆花閃爍幾令閱者目

眩、

奉之丹即爲太乙使者其用同於符籙奇矣而杜燮之

死有烏衣人載以露車納於獄而泥封其户更自奇異

入陣玄徽蓋本握機陣化出得風后親傳庸人豈能測

識、

孔明以次子託於弟均明知蜀漢將終已身將去故留

一支以延其宗

口口丁令威化鶴遼東　口口康僧會建圖吳下

秦鑄金人於咸陽董卓椎碎其十以鑄錢餘二枚獻命徙之金人潛然淚下載至霸城重不可致乃留焉（後石虎徙之鄴）苻堅還徙長安銷之爲器又鑄銅龍鳳立殿前上林苑種異木奇花蓄珍禽怪獸以爲蓬萊宮闕太原有郝姑（字女君之族姑）服徒居冀州與隣女十人於滬瀆（號只滬瀆）水邊挑蔬有三青童至云東海公娶女君爲婦言訖敷茵褥於水上行坐往來若陸地董子侍側泌流而下隣女走告其家家人奔看姑遥曰幸得爲水仙願勿憂怖復言每至四月送刀魚爲信少頃不見鄉人建祠祀之常年初夏多有刀魚飛擲上岸州縣長吏

祈禱必在外先拜然後得入祠謁見（祠在冀州西北四十五里）祠前忽生青石一塊縱橫可三尺餘旁有題姑夫上馬石五大白字長吏上聞魏主遣使來祭青龍四年秋張掖柳谷口水溢亦涌出一石上有負圖若龜其文曰大討曹三字叡見之喜下詔頒示嘉瑞丁巳五年叡廢毛后殺之立郭夫人爲后改景初元是年蜀漢張后崩明年改元延熙吳豫章有赤烏之瑞改元赤烏九江瑞昌有赤烏橋是春襄平公孫淵自稱燕王司馬懿討斬之將還師郡城南門華表上集一白鶴人語而歌曰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

毛后　郭后　景初　延熙　赤烏

少年輙弓射之鶴曰我是丁令威射我何爲棲三日不去懿徃觀之令威本遼東人周末隨莊生學道靈虛既遊陽山遇公孫聖教以煉丹有丹井在後從浮丘伯得仙道復但慈法術能分身變幻任意所欲近會葛仙翁相邀南遊閬阜以去家歲久化鶴暫歸俯觀風景不勝感慨因作歌自歎多有引弓擲磚漫加戲侮懿立馬仰視令威謂曰

仲達公仲達公作速班師還洛中從茲付託調羹重晉祖全收一統功

懿佯怒曰此怪也久處則惑人喝左右發射令威探翩冲天望南旋摩飛去懿回軍屯在許昌夜見毛后索命得疾

## 金道士

沉重假寐見一黃冠羽流修髯長臂直至寢殿曰予金道士也汝大興土木辱臣害民寵妾奪嫡以養子承祧如此無道得令終幸矣乃冀遇神仙妄求長命吾在長安已久被汝拆臺破柱拘來憤甚可逝還汝命苟延寸晷叡伏地求免流汗而覺知銅仙作祟急令運送長安行至東霸二銅人處忽重難舉即停於此並立後一人與一老翁共摩娑銅仙指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言訖便去有人識是西河薊子訓隨呼曰薊先生少住同行先生雖應之走若徐徐而奔馬不及未幾叡病篤召太尉懿與曹爽子眞輔政叡殂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芳嗣位叡養子時年八歲改元正治遣使入吳

## 魏主芳

諸葛靚 夏侯玄 鄧艾 黃皓 陸抗 何晏 鄧颺 荀粲 王弼

報喪尚書諸葛誕次子靚字仲思為輔行諸葛均潛招與語教結吳為外援靚謝教歸告誕不以為然誕嘗與夏侯玄讀書一室暴雷正破其所倚之柱衣服焦然玄色不變言亦自若皆讀誦如故其坦率若是懿用鄧艾策屯田積穀於壽春甲子春曹爽入攻漢中費禕救却之乙丑冬蔣琬卒以禕為大司馬宦官黃皓始與政是年吳丞相陸遜卒子抗代領其眾曹爽獨柄魏政以弟三人典禁兵用何晏鄧颺為尚書晏字平叔好老莊不究其旨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遂成風俗晏請管輅與論易理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

至理借與晏人言之

嘉平△

而贊曰可謂要言不煩颸問夢青蠅十數落鼻上請卜之輅曰此履道休祥非卜筮之所知至於鼻者爲艮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蠅臭惡而集之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中曰壯謙（大言易矣）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勿行願追六爻之旨思彖象之義颸勃然曰此老生之常談也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妙語）見不談拂袖而出晏颸大笑曰眞狂客輅同言於舅舅驚曰二人威權汝安出此言耶輅曰與死人語何懼之明年春太傅懿勒兵據武庫馳奏爽謀反軍衆悉散盡收爽等夷三族懿爲丞相加九錫（嘉平改元）輅之舅問何以前知其敗

邢子　邢妻

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名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皆非退福之相舅服其鑒輅嘗自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男婚女嫁也時年四十八男女將婚嫁恐終不得見乃棄家遊學入川南行路遇蜀人邢子與論景致邢子曰蜀中山高少日每日中方見羣犬驚異而吠我少好犬亦知相犬一日放犬忽走入山穴深處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穿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森然官吏侍衛甚嚴見所喪妻在彼洗魚蔬見予痛哭言死後魂魄無依飄蕩至此遇李君謂我清

奇事

## 喬君

潔留爲執事，仍許夫婦後可再會。遂引予見李君，與符一函，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喬發函，皆魚子，放池中，畜養一年，皆爲龍去。喬君復令送函還山，勑勿開視。至山，李君啟放之，有小雀千頭，遂留止山上，攛令夫婦同居。前所放之犬，色更血赤，脇有長翰，常隨我飛走，時下山護持宗族，使無疾苦。蜀人立祠於谷口。今早領李君命，言有神童管轄來此，令我遠迎，吾子骨格清秀，風致不凡，諒是也。轄然之，即同至金堂山谷。李君引官吏迎候，笑謂曰：管子遠來不憚勞手。至殿對拜，設宴欵待，轄遜謝不遑，殷殷以眞道諮問。李君曰：但能悟出本來，則眞道自得矣。因送至峨眉之西

書哉良晤也

悟眞會

范寂

息臺居止有道童來曰鬼谷召子當速往輅隨至洞相見乃容生也輅下拜叙舊更問已之本來先生曰此須自悟非可言也留飲而別靜悟玄眞十餘年見一人蒼髯白面跨鶴捧卷而至曰昔爲老儒宿練故得生小靈竒大喝曰還想他家祖宗忘却本來面目輅低頭一想始悟已是臨邛胡安化身張目大笑已不見其人嫩鬚視之忽化爲蒼白鸞詠問邪子至曰先生覺乎李君請作悟眞佳會輅遂科衣同往鬼谷知其還元亦來赴會自此輅寄居金臺青城山中亦城閣前有巨楠高數十尋圍三十尺道士范寂手植寂得久視之術年百歲餘蜀民咸奉爲仙稱曰長生

司馬師

司馬昭

先主累召不出至是帝降閣中問道寂但曰陛下安樂雖晚未致終鈍勑改碧落觀宋改長生觀寂謂帝曰魏賊既亡當思招賢帝不解隱語辛未司馬懿卒長子師爲撫軍大將軍爲遼東鶴言知有天下分聞山陽東郭延能逆知生死富貴與弟昭往謁延游寧公事李少君得道會服靈飛散年四百歲絕無老狀能夜書蝌蚪細字在暗中坐身光照耀一室能望平地數十里小物辨形色不錯或問鼎足分爭何時寧一延曰

蜀吳二國亡於皓首。蜀皓孫皓也首手也魏作邦鐵二火恰受炎也

詳問不復答一旦有數十錦衣人乘虎豹來迎比隣盡見

蔣濟　蔣琳　孫珂　弦超　成公智瓊

延辭別親故云往崑崙辦事矣與錦衣乘雲而去明日撫
單至隣里述其對或人之言師昭默識而返太尉蔣濟朝
會時言伊妻夢亡兒琳曰兒爲太山伯案牘山積苦不勝
言今廟西有謳士孫珂爲太山令願父囑珂令轉我於樂
處往訪得珂與言其故珂許之後月餘復夢兒曰已得輔
太山錄事矣師聞是語愈信神鬼徵問各州郡異事官吏
漢獵以聞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中夕獨宿夢有神女
來從稱天上玉女向爲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
上帝憐我孤苦今得下嫁超覺而欽想如此三四夕一旦
顯來駕輜軿車從八婢衣羅綺狀若飛仙言年七十視如

惟神者能之

超何德致此

文欽

十五六車上有異饌醴酒與超共飲食謂曰宿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爲損惟得常駕肥馬輕車可致遠味異膳繒素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爲君生子亦無妒忌不害君昏姻之義遂爲夫婦所贈之詩不能悉舉復註易七卷有卦有象以象爲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可以占吉凶猶楊子太玄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經七八年父母爲超娶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惟超見之每超當有行求智瓊已嚴駕於門千里不過半日超後爲濟北王門下掾青龍中文欽作亂明帝東征諸王見移於鄴宮官屬亦隨監國西徙鄴下

狹窄四吏共一小屋超獨臥智瓊常得往來同室之人頗疑非常智瓊止能隱形不能藏聲且芬香達於室宇遂為伴吏所疑後超嘗使至京師空手入市智瓊給其五匣弱緋五端細紵采色光澤非鄴市所有同行吏詰問超性踈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監國委曲問詳恐天下原有妖幻亦不咎責超久歸玉女求去曰我神仙也不願人知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叠年恩義一旦別分豈不愴恨呼侍兒發簏取織成裙衫兩襠遺超把臂告辭肅然升車去若飛流超憂感積日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頭有一馬車甚似智瓊所乘驅馳前

王祖

王表　求福妖邪違之道也

視果是遂披帷相見悲喜交至授綏同乘至洛克復舊好但來有常期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來輒經宿而去司馬師聞之甚憶寢食俱廢侍中王祖曰仙緣會遇非泛然也大將軍未可枉想師意稍解

吳主權晚好神仙僧道嘗與張昭論神仙騎都尉虞翻曰彼皆死人而語為仙世豈有仙人耶權怒徙翻於交州復徙蒼梧猛陵而卒赤烏初臨海羅陽縣溫州瑞安有神自稱王表周旋人間飲食言語無異而形不可見權以羅山印綬授表即隨使詣建業問其禍福表言太子不久當死權未之信其所在與守令等旋論水旱往往有驗明年亡去羅

山太子登患病於赤烏四年亡權立次子和（王夫人生）庚午襁全公主譖廢又立三子亮（潘夫人生）辛未改元大元立潘氏為后復封和為南陽王先是月氏優婆塞支謙（一名越字恭明）來遊漢境博覽經籍徧學異書通六國語其形細長黑瘦眼多白而黃睛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末避地於吳權聞其才慧召拜博士使輔導東宮謙以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欲集衆本譯為漢文從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若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儀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並著了本先死經等皆行於世吳地初

僧會

梁大陸風化未全有康居國僧人名會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交趾會年十五親亡出家厲行甚峻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綜六經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有司奏曰有異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察檢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有遺風耶即召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歲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謂曰若能得舍利當為起塔苟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謂其徒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

阿育王

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七日亦復如此權謂欺誑將加罪會更請三七日權又勉聽會誓死為期三七日暮猶無所見法侶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視果獲舍利及旦權手執瓶瀉於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言曰其威神豈直光相而已火不能焚杵不能碎權命置於鐵砧使力士擊之砧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歎伏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為陁里復建塔於吳郡之盤門上安舍利常放光華號瑞光寺吳下奉為開山之祖由是江左大法遂興權尤好玄門聞闞澤善黃老學召問

許成子
原陽子

陰符道德宗旨、澤對曰、昔許成子容成原陽子浮丘老子莊子、
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淡泊、漢景帝以黃
子老子義體甚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傳誦
焉、常令澤講究經義、稍得其趣、權年七旬、專事長生、唯好
內養得享遐齡

管子悟徹本來、絕妙玄機、集中亦不多見、又帶出邦子
小傳一段、亡婦重圓、可作傳奇張本、
曹氏當滅、晉代當興、有許多報信者、如令威東郭諸人
非神仙好事、想亦深惡魏之篡漢耳、

○○溧陽渡伍相留賓　○太行山王烈質反　一

時有葛孝先名玄丹陽句容人元和丙戌四月初八日生少習道術年六十
不得眞道桓帝時遊天台遇老君授上清靈寶大洞諸經
因師徐太極學相始受左慈九還丹液仙經與丁令威入
閤皂修煉已久自是道行日高嘗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事
客曰食畢願先生作一戲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
乃嗽口中飯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不螫有閒玄張口蜂
爭飛入嚼之仍飯也玄或宴客冬設生瓜棗夏致冷水雪
無人傳杯杯自行至客前酒乾杯去衆服其神異主遣人
候至作法爲樂玄指殿前石人使行或使卧處床榻踴躍

指蝦蟆及諸飛行蚑蟲燕雀使其歌舞絃節皆如人狀權
大喜自此行坐相隨共登都城西北一山遊覽令望魏蜀
氣運玄曰二國爭盡吾國進取也（即今四望山）權泛舟遊三江
口令玄別坐一船至溧陽忽遇狂風舡多漂沒權大舡幾
覆急退入港從舡已不知所在權歎曰孝先有道何亦不
免踰宿見其分波而至舟傍獨立水上不溺衣履無半點
濕痕猶有酒態權令扶起問之曰昨為伍子胥强邀留飲
是以淹屈陛下權愈加敬禮玄嘗謂陛下崇禮釋道歸當
日侍通明殿也是秋八月朔大風西起江海波濤湧起八
尺吳之先陵松栢皆拔飛至建業城南倒插於道權愛驚

此言至明洪武末方

吳主亮
建興
丁奉
金彈將軍之神
毌丘儉
孫峻
張緝
魏主髦
正元
文鴦
魏甘露

成病召玄其從者曰今早擕囊乘牛云欲遊蒼梧為致謝
皇帝南方帶亥猴來貢御也至次年壬申夏四月吳主殂
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葬蔣陵太子亮立改元建興司馬師遣弟昭伐吳大
傳諸葛恪用丁奉大破之乘勢進取經地起白虹遮斷恪
驚墜馬攻淮南被毌丘儉敗回誅戮諸將由是府中怪異
百出全家為孫峻謀殺魏張緝芳后之父曾謂恪威震主何能
久乎緝惡師專權謀泄伏誅師廢芳迎文帝孫髦為帝改元
正元二年春毌丘儉同文欽興兵伐罪師親征欽子鴦劫寨
師眼珠從瘤瘡口迸出令諸葛誕都督揚州師回夜見緝
等立榻前瘡血不止而死昭為大將軍明年改元甘露蜀費禕為

| | | | | | | | | |
|---|---|---|---|---|---|---|---|---|
| 郭循 | 吳五鳳 | 吳太平 | 蜀景耀一 | | 孫綝 | 吳景帝 | 永安 | 余縣長 |

郭循刺死姜維擒循殺之甲戌夏[illegible]會羌胡軍伐魏重圍昭於鐵籠上昭拜井得泉遺圍去丙子春（吳改元太平）以維為大將軍時數出師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戊寅改元景耀魏甘露三年諸葛誕集兩淮軍討昭濯入吳求援誕兵敗夷族吳兵敗歸丞相孫峻白日為恪拳擊其胸嘔血死以從弟綝輔政强暴更甚吳主謀討事泄廢為會稽王立瑯琊王休（權第六子是為景帝改元永安）綝又黜亮為侯官侯時年十七被徙悲憤自刎不即死舉家驚惶適有人踉蹌奔至語亮家人曰某姓余少年嘗作本縣長有董奉者年約三十餘我罷去五十年路經於此諸吏謂舊長再見

全后

張布

成濟
魏元帝

奉亦同至顏色如昔不異因問曰君得道聖奉曰偶爾遂棄家隨之南至交州治刺史杜燮復至廬山忽欲歸故土言欲受屈帝子教朱入報全后令請入奉視曰無妨啟囊出針線縫之外敷散藥少頃灌湯食物亮願以餘生相從奉曰奚堪受此今寂不久復位會稽也亮酬以金寶拂袖出堂余亦隨去吳主休與張布丁奉密計臘日大會擒綝斬之掘戮峻屍休迎亮欲還帝位亮不受諸葛謙爲亮恪還葬吳拜溉爲右將軍去謂棄北歸南水傍從龍已卯魏寧陵井中黃龍二現髦曰龍君德也數屈於井作潛龍詩以自訶明年昭遣成濟殺髦立操孫璜改名奐是爲元帝改元景元鄧艾表請乘時

景元
鍾會
嵇康
阮籍
阮咸
山濤
王戎
向秀
劉伶

周太賓

姜叔茂

西伐鍾會謂内患未除勿專事外會素忌一人其先上虞奚姓避怨家徙譙郡家嵇山因以爲姓名康字叔夜丰姿俊爽好言老莊尚奇任俠嗜酒溺音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濤瑯琊王戎河南向秀沛人劉伶時相友善司馬昭徵康爲中散大夫尋棄去寓河内之山陽結社於竹林爲雅遊之地常揮麈談玄或鼓琴賦詩飲酒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遺落世事當時謂之放達士大夫爭效慕之秦孝王時有道士周太賓巴陵疾姜叔茂並好玄理學道在句曲山種五菓五菜貨之以市丹砂皆得仙道叔茂曾作書於太極宮僚云

# 孫登

皆學藝鬼谷，得道於少室，養翮於華山，待舉於逸域，時乘飈車宴於句曲。

太賓善鼓琴，能揮獨絃而八音和，以教麽長生孫廣田，長生隨李阿東遊，聞太賓絶技，因從而學琴，習成辭去。廣田

名登，字公和，汲郡人。智深行曠，性無恚怒。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知非常人，與語世事亦不應。知句曲有一晦迹道士，負笈從之，動事數年，盡得其傳。復回汲郡，已無家屬，乃住共縣蘇門山北西屆中，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從。善長嘯，抾舌𤤢雨作吹而出聲，好讀易，鼓一絃琴。時魯般居蕩陰黃華山，延登入黃華谷，上有

三峯皆建精奇屋宇與登對坐仙人樓談道般問曰老子有云道生一其理何也登曰妙一宅於太虛之內玄牝資於至道之用故其所由謂之曰生般拍掌曰子悟之矣遂設飲於玉女臺盡歡酬酢飲畢送出巧師門而別一歲大旱羣農聞登有道咸至山呼拜爲眞人敦請結壇祈雨登禱於一龍之洞俄頃得雨三寸登曰此病龍所行之雨安能蘇稼乎嗅之果腥穢農復慼然登曰試俟之時洞中神龍脊背生疽變老翁求治拜曰痊堂有報登出藥敷之惡深處立見平起翁謝去降大雨尺何甘香特異槁禾復活登寓處無泉后忽裂如井其水湛冽龍蓋穿以報之阮籍

慕訪籍性猖狂能爲青白眼善嘯往蘇門見登意以問難
與之商畧古今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
退至嶺半聞嶺巔有若鸞鳳聲響傳巖谷仰視之乃登發嘯
也嵇康有邁世之志聞登名往見登不與語康叩難之而
登彈琴自若康從遊三年見其澄默自守告辭曰先生竟
無言乎登始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以全
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以全其才故用光在於得
薪可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可以全其年康因請學琴
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劣於保身康素善琴曾作山水
操固求一曲異音以震聾俗登不忍再拒於是撫一絃以

成音曲。康傾耳靜聽歎息絕思臨行登送之曰君性烈而才雋恐終不免不得意時念我當會於市也康意未然退著高士傳養生論太學生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五經百家無不該博康敬愛之數數就烈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至太行山東北般如雷聲視之石裂數丈兩畔皆青石石間一穴潤徑尺許中流青泥如飴試搏之如熱蠟隨手堅凝嚼之氣味如香粳飯取爲數丸如桃大即自服半餘半攜歸與康曰吾得異物未識何名出視皆凝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與烈尋之山石已復合烈細言其故康曰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輙開其中石髓流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

子所得者必是也烈又入河東抱犢山見石室中石架上有素書兩卷讀之莫辨其文字不敢取出仍置架上黙記數十字形體歸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遽呼康共往至則道徑了了比近失石室所在竊歎曰叔夜未應得仙道故也○烈後常服黃精及鉛年至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歷險如飛康與向秀俱善鍜秀字子期懷邑人清悟有遠識會註莊子大暢玄風初康居貧鍜以自給冬夜驕煆竈取煖於背秀每佐之夏月共鍜於大柳下潁川鍾會子繇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康名造訪康箕踞而鍜不交一言揚椎不輟會久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康嘗夜讀燈下一

王伯通

◎樂官

大聖人焉有聽讒枉殺

鬼披髮熟視康乃滅燭曰耻與魑魅爭光遲酬卧不顧冀州王伯通造一館但有宿者天明必死伯通常閉之閻康膽大邀至家留宿館中一更後乃取琴而彈彈未竟見八鬼從燈後出康問曰宿此者輒斃無乃汝輩殺之耶鬼曰舜時掌樂官入人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埋骨於此伯通向冢上築墻因苦其壓凡遇人宿擬出告之彼則自懼而死殊非吾等殺之也願先生言之遷葬他處期半年伯通當牧本郡今授先生以廣陵散一曲△三十六段使相酬耳康大悅遂以琴授鬼鬼乃轉軫調絃彈一遍康即能彈夜深伯通心疑聞琴聲殊佳秉燭入問康具言其事明日使

嵇紹 袁孝尼

人掘地果見八一骸別就高處葬之後伯通果爲譙郡太守康雅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則千里命駕時號信義交鍾會深銜爲康所慢因此言於昭曰嵇康卧龍也公無憂天下但當以康爲慮耳復譖康與呂安初欲助毋丘儉同反昭遂收安康在獄康自知不免憶孫登之語爲詩自責有昔慚柳下今愧孫登之句及臨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昭不許康問次子紹字延祖年十歲曰將琴來否紹曰將來康取撫之曰袁孝尼孝已一作嘗從學廣陵散吾每靳惜之於今絕矣因彈一曲聽者莫不淚下頃之竹林諸友携酒訣別紹牽衣而泣康見山濤曰巨源在汝不孤矣乃與諸友從

城北巫　樊建　蜀　炎興

容話舊司刑者驅衆下于康衒鬚受戮人叢走出孫登王烈登以短柱插地烈挈康走向顧司刑遲揮刀斷柱提上小截奔去衆若不見者康問烈何爲曰此代屍法隱身符也康始悟隨入山修道司馬昭患姜維數犯太學代蜀命鍾會鄧艾約期進兵維累申告急皆被黃皓裁匿帝聞之懼皓曰城北有師巫敬奉一神能知吉凶帝於後殿陳設享儀裁巫入宮盡遣左右拜祝國祚如何巫曰火運重興陰陽平安。陰平陽安皆蜀地也 尚書令樊建曰臣肯執事軍前武侯有云癸未之歲炎運當興一至甲申民歸安世巫言畧與此合 司馬炎字安世 帝改元炎興譙周出曰蜀以白帝乘金而王

綏郡　鄧忠

炎輿非佳兆也是秋鄧艾在隴西受詔夢登高山望蜀脚下忽迸一泉驚覺知護衛綏邵素明易理召言之邵答曰山上有水曰蹇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將軍此行克成大功但蹇滯不能還艾憮然司馬昭始稱晉公命衛瓘爲監軍鍾會取陽安關至定用出見殺氣突起愁雲冷霧備太牢拜祭武侯墓夜見孔明曰天命如是入境當嚴禁治會即傳令如妄殺償命漢中民迎降姜維退守劍關鄧艾與子忠自陰平至摩天嶺將士緣崖魚貫道傍有石碣上刻諸葛丞相題

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　鄧字士載　鍾字士季

諸葛尚　北地王諶　崔夫人　袁媪　洮陽王恂　龐會

艾驚拜曰武侯眞神人不能以師事之痛哉惜哉前攻江由降艾進涪陵見猿抱子在樹喂食艾引弩中其股其子爲老猿拔箭捲葉塞創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涪城降報入成都諸葛瞻與子尚督軍拒艾艾許表爲瑯琊王尚斬使決戰父子死於陣帝欲奔南中譙周曰不若降魏北地王諶帝第五子請戰不聽諶妻崔夫人觸柱先死諶拔劍殺三子乳母袁媪抱幼子奔匿洮陽王恂宮中帝第六子諶入昭烈廟痛哭自刎死帝率衆出降蜀漢二主共四十六年漢前後共二十六君合四百六十九年維詣會請降因諷會去艾據蜀自王會與衛瓘白艾有反狀甲申春詔令會收艾龐會子德請滅關氏維曰忠

霍戈　諸葛質　孟虬　魏　咸熙　譙守　譙秀　陳壽

良國之望不可會欲討昭維敎盡殺北將事泄維自刎衆爭殺會襲斬艾父子遷帝赴洛洮陽恂不忍北去與闇索定策南奔擢發鐵騎追至得霍戈呂凱合攻方退諸葛質爲使子瞻入蠻邦結好時孟虬爲王祝融夫人曰卻之不仁虬從母命回報洮陽駐札永昌爲占哀牢國號金齒蠻是年魏改元咸熙封懷帝爲安樂公黃皓斬於市譙周辭歸宕渠家守秀二子歡迎召親朋會飲醉曰少事綏山葛仙畧知天文術數不意時移勢變然魏不久亦滅復自歎曰孔子七十三亡劉向楊雄七十一歿我年過七十庶慕遺躅恐不出後年矣明年果卒葬南充西山多黃柑因名果山其徒陳壽若廬墓

然魏臣請進昭爵爲王昭立炎爲世子立髮垂地不掩厥德長發其祥

仙翁爲伍相招飲與前集赤松子醉浮水面及安期履海遥相照應若舉高跨鯉馮鳴騎龍趙㛹呼風佈席終爲有憑藉者

叔夜處身於不隱不現之間而傲物氣高招人銜恨東市幾於不免若非孫王援手豈不深惜故不能避世者則和光同塵老君之教當深佩也

譙周實是寓降表世家天官何足重

濮陽興
孫布
太子霅
吳主皓
興元
甘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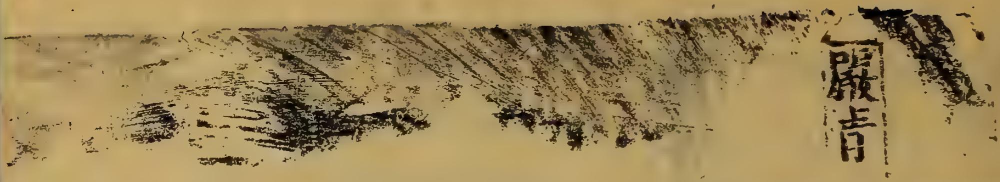
神覌

○○嚴正東法囯都巡　○○吳主皓火燒仙客

時吳永安七年吳主休有疾有神覌能見鬼知禍福休乃殺鵝埋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衣履著其上試使視之曰若能說此家中婦人狀當加賞竟夕無言惟問之急乃曰實不見鬼但一頭白鵝立墓上耳休始問巳疾覌曰先大帝相請久矣休重賞其覌命出召濮陽興孫布命輔幼子霅遂殂興布乃立烏程侯皓大帝孫和之子改元興元乙酉改元甘露建寺固山即名甘露日以佞佛皓賦性兇暴興布諫皓怒斬之違命之報是歲爲魏咸熈二年襄武縣申奏日當卓午天降一人長二丈餘蒼髯單衣褁黃巾拄藜杖自稱民王來告汝

賈充
晉武帝 司馬炎
魏數同蜀
泰始
楊后
太子衷
王祥
繼母朱
呂虔
母病思黃雀炙思有雀數十飛入祥幕丙獲以供母即愈
吳
寶鼎

等天下換主遊行三日忽不見皆言此應晉王昭忽中風
不語而薨炎嗣爲王賈充諷魏主禪位築受禪臺請晉王
炎援輿奐爲陳留王魏五主共四十六年改元泰始立楊氏爲后子
衷爲太子弟攸爲齊王同母王氏所生王祥爲大保字休徵沂州人事繼
母朱極孝母欲食生魚祥卧氷上忽泮雙鯉躍出母命守
柰實每風雨輒抱樹而泣柰得不脫先是呂虔字子恪刺史
徐州有佩刀術者相之曰佩之必登三公祥爲別駕虔以
贈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是冬
吳主徙都武昌丙戌改元寶鼎遂都建康河内劉惇言甘寧墓
側有王氣皓令鑿之晝穿夜復塞經數月不就有後夫卧




其側見鬼物來填且曰以布囊盛土棄之江中則吾輩免勞役夫曉白有司如其言遂成直瀆時會稽嚴青字正東子陵後家貧於桐廬山中作炭爲人仁慈廉直每逢隆冬氷雪即以炭餽人不索其值於此人多感之一日作炭山中遇一神人星冠羽服道貌軒昂後有童捧書相隨招青曰陰功無論巨細能積久不怠即是予累功已久今授道書一卷使子有術衞身能知已往未來觀汝骨相可得長生并教服石髓之法授畢青拜謝起神童俱不見視身左右即有數十人隨侍鄉里知其有道咸敬奉之青嘗飲歸夜行城市被都巡呵問何人青亦大聲呵問都巡怒叱從兵收之

青亦叱從神錄之青徑去而都巡等人馬之足牢釘不能移動明旦偃立於市鄉人詢其故皆曰此必干忤嚴君也忙報都巡等家令其家人往青處謝過青猶未醒日高卧起衆請罪方省急喝放人馬使能行動青深悔自此永不醉酒行法常靜居研究此書義理即能逆知人世休咎有好道術者從而學青即因人而教聞丹陽有同姓道士名

## 嚴寄之

寄之字靜處入句容石渚觀出家爲母老不敢遠離觀邊立小屋迎母以居曲盡溫清及母壽終毀瘠過禮識者咸嘉之青謂是吾宗孝子當傳以大道使人招至教其斷穀二年同遊深山採石髓鍊服不復入俗吳主慕青仙去召

尚廣
華覈
建衡
羊祜
李隣

其徒尚廣至今其筮簪當殿問并天下事尚曰庚子歲陛下青蓋當入洛陽皓喜中書丞華覈曰天道杳冥術士豈能窺測皓怒覈退隱不出乙丑春改元建衡晉主以羊祜都督荊州鎮守襄陽字叔子蔡邕外甥齊州人五歲時令乳母往取所弄金環來乳母無以為應祜自詣隣家李氏東垣桑樹下探得蓋李隣有子甚聰俊死而父母哀慟并埋素弄之物祈其再來令探取之時知祜是李子後身李隣撫愛如昔少遊汶水濱有父老謂曰孺子友如祜年六十當建大功有術者相其祖塋曰當出王者祜令人鑿斷其脉術者復縉見之曰猶出折臂三公後祜醉遊峴山墜馬果折其臂丙寅春

## 姚光

吳主聞紵嶼山有異人官嵩童顏不老能知古今之事召問之嵩曰野人元坐窮山不知歲月焉識宇宙間事育師兄姚光彼奉師命從江北來召我回瑯琊宮其得葛玄神丹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火不焦刃不傷能詣其寓即問必有所示皓問汝師何人嵩曰于神仙皓曰非長沙桓王所斬者乎曰然皓曰恠有如此之術然朕天子也豈可就問嵩曰軒轅問道空同漢帝拜禮河上古聖賢王皆然陛下未可以國驕人時皓欲問大事起駕至寓以客禮待光問其吳晉氣運孰勝光曰南不勝北皓愠曰晉終并有天下耶光又曰北必勝南皓勃然曰朕不伐北姑容之耳光

曰晉必滅吳吳必滅晉也吳胡也皓唱曰野奴敢以亂言惑
我欲蹈汝師前輒聞汝不畏火及朕當試之命積荻千束
令光坐荻上外裹十餘重舉焚之烟焰蔽日觀者盈都市
咸謂灰燼矣火熄見光從灰中振衣而出神色自若徐徐
曰我得葛仙公煉法已爲火仙凡火那能鎔爍也手持素
書一卷擲皓前皓讀不能解光指宮嵩搭肩聳上顧衆人
羅拜嗟口大笑指罵孫皓無道皓曷武士齊射二人望北
飛去皓回宮忽染煩躁不自禁勅百官遍禮靈祠月應忽
一日夜色將闌晨光欲爍有神附小黃門云帝病即愈司
巫者問何神執司事而來報神曰漢霍光也金山鹹海風

山大王
刁玄
王覽
諸葛懷

潮爲害方統部屬鎮之來屬陛下告吉翼日皓疾果愈遂爲立廟於嘉興之海鹽孫治賜額顯忠俗呼金山大王吳人刁玄詠增識文云黃之紫蓋見於界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皓信之親舉兵出華里大雪引還戊子晉王祥卒友愛後母弟覽病篤以佩刀付曰吾弟大德足稱其刀泰始五年己丑覽爲太傅詔録故漢名臣子孫蕭曹鄧吳等後皆赴闕受秩孔明之後獨無至訪知其第三子懷公車促至欲爵之懷辭曰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衣食自有餘饒材同樗櫟無補於國請得歸老廟下賓隆賜也晉主悅而從之庚寅衛瓘揚言將大舉征蠻南中震

十劉曜

石劉文

四劉豹

一劉淵

恐霍戈進曰臣一人納降許以歲貢時北地王幼子年十歲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取名曜字永明洮陽王奔永昌時生子名文字昌利曜聞有使命往洛請省公祖觀中國氣象恂壯而許之諸將與之偕行是憂曜至故都不勝感慨至惠陵拜謁辛卯春至洛晉主謂戈歸降仍守建寧曜入安樂府泣拜帝嗚咽至冬而殂葬北邙之陰諡思曜即約衆出遊切齒曰晉以我祖幽死必生致以報之知胡世爲中國禍患結隊北行壬辰春天將大雨入林暫避先有千餘人歇馬是匈奴劉豹之子淵字元海昔豹家於汾晉妻呼延氏無嗣偕牲酒至龍門祈子一大魚頂生二角軒鬐朱鬚躍浮至祭

△呼延氏　十劉聰　十王濬　△李毅　⊡王裒　△王儀

所巫覡異之及回夢一人左手持物如雞子授曰日精服
生貴子呼延接吞之孕十三月而生左掌有文曰淵時獵
西山避雨林下俄而迅雷大震莫不顛仆獨一小子挺立
淵異問之是蜀帝嫡孫喜領見父豹令淵養之為子淵收
與子聰延師學藝壬辰年祜表王濬為益州刺史使治水
軍虜字上台初為祜叅軍夢懸三刀於梁復益一刀李毅曰三
刀為州字又益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吏部山濤表稱營陵
處士王裒賢孝三徵七辟不就字偉其父儀為昭折殺裒
終身不西向坐廬墓攀栢號泣樹為之枯母性怕雷既卒
葬每遇雷雨即奔至泣拜曰裒在此母勿懼讀詩至蓼莪

吳
大璽
天紀
孫奚
孫寒華
晉
杜預
張昱

三復流涕。門人爲廢是篇。年九十一而終生七子皆儒遺命不許仕晉陸抗生五子皆文學嘗誡其勿與武事及抗卒使分將其兵皆固辭不聽壬辰改元鳳凰丙申改大璽一作天皇明年又改天紀初大帝第四子孫奚有女名寒華少拜杜契爲師受玄旨之要入茅山修道周旋吳越諸山二十餘年顏容日少常歸寧父母自稱吾道已成親殁不復歸至是見皓無道知時勢已去乃於茅山之前山白日冲虛因號華姥山在崇禧觀前晉咸寧二年冬祜表請伐吳戌戍辭歸病篤薦杜預以自代孫皓初時欲廢諸寺羣臣皆諫皓遣張昱詣建初寺問康僧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横會應機騁辭文理鋒

出自旦之夕豈不能屈還見皓曰會之材明非臣所測皓大集朝賢以車馬迎會至命坐皓問佛教報應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現仁德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餘慶詩詠求福此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畧示近跡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兹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無以折其言而昏暴不悛使宿衛入後宮治地得一金像高數尺使置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羣臣笑以爲樂

俄爾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呼叫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
爲即命綵女迎像供殿上香湯洗滌數十遍燒香懺悔皓
叩首陳罪痛少間遣使至寺請會設法會敷析罪福之由
詞甚精要皓並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會所住
更加修飾會譯出衆經並抄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
唄聲徹淒哀亮註安般守意法竟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
行於世知吳將亡於天紀四年九月遘疾而終已亥冬杜
預爲大都督伐吳賈充節制諸路庚子春改元太康預所
向皆克援秦師方略吳丞相張悌同沈瑩諸葛靚屯牛渚
胡奮先至靚欲報殺父讐渡江截戰射中奮脇悌與瑩迎

沈紫　胡奮　晉一統　諸葛氏異士何多　訶羅竭　十主滬　成公綏

戰被殺王濬直趨建業皓降乘青蓋輿入洛陽歎曰尚廣之言却應於此、吳四主合五十九年靚逃竄不出晉帝與之有舊詔爲侍中固辭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坐。昇秋曹奐列時洛中疾疫大行帝聞天竺頭陀訶羅竭誦經二百萬言有道行常宿山野遣使招至竭爲咒治什瘥八九。帝甚敬之尋歸止婁至山石室去水甚遠竭以左足蹀石壁陷水出清香甘美飲之者止飢除疾遠近事之甚衆及卒荼毘之煙鑠累日屍不焦灼。乃携歸石室一旦失去王渾以平吳功進爵上公朝紳敬奉每有薦舉帝俱允從蜀人成公綏少事李八百授頤養之道六旬餘形貌不少衰向慕求內

謝端

之勝往謁渾欲求舉保臨海同浦處作一縣令得窮遊天台諸名山渾念有世誼即表為章安令綏至照遂登赤欄橋望江作雪賦常邀賓客終日登臨遊覽有客言晉安侯官謝端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為隣人所養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讀書不假人教雖在江作時腰繫卷籍鄉人共憫羨之規為之娶婦一時未得端躬耕力作不捨晝夜偶於溪邊見一大螺如三升壺意為異物取歸貯甕中汲水蓄之端每早至野還見廚下有飯飲湯水如有人為者端謂是鄉人之惠往謝之隣人不喻其意後更實問隣人笑曰卿自取婦密置室中炊爨反來問耶端心疑乃雞

白衣素女

初鳴出平旦潛歸籬下竊家中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便突入造甕所視螺其殼仍在見女立竈邊因問曰新婦從何來而相爲炊女惶恐欲還甕不得答曰我天漢中白衣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好學知法故使我權相守舍炊烹十年中使卿居富得美妻仕至令長始當還去而卿乃竊伺掩我吾形已現不宜復留但以此殼留此以貯米穀常可不乏端請留終不肯忽風雨驟至遂相委去自後端居常饒足僅不致大富里中自室有女色甚美願享賢妻之由是克成富翁得以安心勤讀爲閩中大儒成公綏遣人迎至與語相洽即告老乞歸作書致渾專薦

張氏

梓潼王

謝端賢良求以代己輝光其請端既受職爲素女立神座節祀留綏奉養一日見八百來招遂卒葬之始貴赤城山

匈奴遣子淵入侍齊王攸入請帝曰淵人傑也後必倡亂當除之渾曰奈何無形殺人侍子咸寧末年豹卒淵奔喪歸立爲左賢王以子聰入晉聰母張初夢日入懷孕十五月而生聰字玄明雅與劉曜情篤曜衆號神射夜讀管涔山有二童入跪曰管涔王使小人奉謁趙皇帝獻寶劒二口曜問王誰何童曰襄子無恤也以帝當有趙地故來獻耳

三晉授簡百神效靈

嚴青雪中送炭惠人多矣久而不怠陰德格天得傳仙

道近代何無斯人耶雖以法囯都巡人馬亦欲其悔省也

姚光爲于吉弟子孫皓亦復燒之却從容笑罵而去可知其不犯殺戒

謂爲安樂公其應哀牢之讖讖爲北地王伏曜主於北地之兆實有定數

釋氏神通豈惡於仙道如竺法蘭康僧會訶羅竭等更有補於孔孟也

匈奴多生異人淵也聰也而益之以曜中國能久安哉

管涔雙劍晃曜一生事業所係

無斯人耶雖以法國都巡
也
姚光為手吉弟子孫皓亦復繞之卻從容笑罵而去可
知其不犯殺戒
禪為安樂公其應哀牢之讖謂為北地王伏曜玉於此
地之兆實有定數
釋氏神通豈惡於仙道如竺法蘭康僧會訶羅竭等更
有補於孔孟也
甸奴多生異人淵也聰也而益之以曜中國能久安哉
管輅雙劍異曜一生事業所係